



09102

碑傳集

第四十九冊
理學



卷二百二十八
之二百二十九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八目錄

理學中

應先生撝謙神道碑全祖望

邵先生成傳范廓鼎

凌先生嘉印傳馮天佐附

姚先生宏任事略沈近思

沈先生士則傳沈近思

朱先生用純墓誌銘彭定求

李先生經世傳曹鵬翔

劉先生原淥傳彭紹升

又劉直齋先生傳孫自務

盤屋李氏家傳龔百藥

李可從子容互觀

又盤屋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劉宗泗

又二曲先生窆石文全祖望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邵晉涵

又邵先生墓表朱筠碑傳一百二十八目

勞先生史傳彭紹升

又餘山先生行狀桑調元

吳先生慎傳彭紹升施黃張夏附

徐先生世沐傳雷鉞

張先生鵬翼傳雷鉞



理學中

應先生攜謙神道碑全祖望

應先生之沒六十年遺書湮沒門徒凋落且盡同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為之三歎息也年來杭董蒲稍為訪葺其遺書以授之契家子趙一清歲在戊辰一清因以先生墓文為請曰微吾丈莫悉諸老軼事也其盍敢辭應先生諱攜謙字嗣寅學者稱為潛齋先生杭之仁和縣人也其父尚倫故孝子先生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八卦左重耳右重瞳少卽以斯道為己任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借其同志之士曰虞峻民曰張伏生曰蔣與恆為狷社取有所不為也其時大江以南社事極盛杭人所謂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者不過以文詞相雄長先生於其中稍後出而狷社之所相淬厲者乃別有在其母病服勤數年母憐之曰吾為汝娶婦以助汝先生終不肯入私室母卒除喪始成禮坦白子諒表裏洞然於遺經皆實踐而力行之不以勦說一筵一席罔不整肅其倦而休則端坐瞑目其寤而起則遊息徐行終日無疾言遽色所居廡足蔽風雨簞瓢累空恬如也生平不為術數之學一日見白蛇墮地曰此兵象也奉親逃之山中既遭喪亂自以故國諸生絕志進取歎曰今日惟正人心而維世教庶不負所生耳乃益盡力於著書戊午闕學合肥李公天復同里項公景襄以大科薦先生輿床以告有司曰攜謙非敢御聘實病不能行耳俄而范公承謨繼至又欲薦之先生遂稱廢疾蓋其和平養晦深懼夫所謂名高者海甯令許西山請主講席造廬者再不見致書者再不起既而思曰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扁舟至其縣報謁許令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先生逡巡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也許令默然不怡既出先生解維疾行弟子問曰使君已戒車騎且卽至何愠也先生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講席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愠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更濡遲也異日杭守嵇叔子以志局請辭之則曰願先生躔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先生但一報謁而已蓋不為踰垣鑿環以自異而卒不能奪也同里姜御史圖南以視釐歸於故舊皆有餽嘗再致先生不受一日遇於塗中方盛夏先生衣木棉之衣蕉萃躑躅御史歸以越葛二端投之曰雅知先生不肯受人一絲然此

區區者聊以消暑且非自盜跡來也幸無拒焉先生謝曰吾尚有絺綌在笥昨偶感寒欲其鬱蒸耳感君意良厚然實不需也竟還之先生弟子甚多因以樓上樓下爲差如馬融例里中一少年使酒忽扣門來求聽講同門欲謝之先生獨許之曰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是孟子之教也其人聽三日不勝拘苦不復至使酒如故一日其人醉持刀欲擊人於道上洵洵莫能阻者忽有人曰應先生來其人頓失魄投刀垂手汗出浹背先生至前撫之曰一朝之忿何至於此曷歸乎其人俛首謝過而去晚年益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常不足於心康熙二十六年病革尚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子二先生不喜陸王之學所著書二十有八種其大者周易集解詩傳翼書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性理大中幼學蒙養編朱子集要教養全錄潛齋集共若干卷其無悶先生傳則自述也一清方將次第抄而傳之姚江黃丈晦木嘗曰大好潛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能博學而詳說之其墨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蓋不在此以予觀之昔人或謂伊川宜向山中讀通典十年或謂象山宜賜以一監之書或謂魯齋爲學究是皆過情之譽若晦木之言不可謂

碑傳一百二十八

非先生之良友而近日之唯阿論學者尤當以此語爲藥石然先生之深造自得固非隨聲附和者世但知先生不喜陸王之學而不知其與朱學亦不盡同如論易則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雖未必然然別自有名理可思善學者當能知之要以先生之踐履篤實涵養沖融是人師也其於經師之品則其次也況其發明大義固已多矣先生之門人曰凌嘉印文衡曰沈士則志可皆能傳其學曰姚洪任敬恆有篤行先生葬於龍井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坏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其銘曰

逝世無悶隱約蓬門其身彌高其道彌尊荒荒劫運翦其後昆不朽者學春木長茂

郝先生成傳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先生

郝冰壑先生諱成字憲公平陽絳州人世居城北四里許洞壑清涼自號冰壑居士以農傳家幼好詩書稍長應童子試甲申國變閉戶不出誓以布衣終身手執四子書尤精於學庸著日知錄學庸澹言學思二編儒者十知致知階略朱陸同異辨等予既採入三晉語錄晉國垂棘諸刻行世家業似吳康齋胡敬齋學行亦似之兼嗜羅整菴張古城陳

清澗諸集總以朱子爲嫡傳子雖未及謀面頗爲神交十年前緘其最賞心者一種來贈子發視之則吳康齋全書也跡此得窺先生之學之所重矣先生殆古之狷者與生平不求人知人卽知而樂道之終非先生之志明季州守孫公

清初州守單公前後表厥宅里先生若罔聞知戊戌州之士大夫公舉純孝丁未州之諸文學公舉實學州守劉公貴其租庸先生若罔聞知癸丑甲寅閒敏果魏公立朝屢走字商學嘉其繼往開來說項於太守袁公禮幣式問敦請開講而先生終守溫公之所以待呂申公薛公之

所以待李南陽者卽予木石亦有懿好之同曾走字闡揚於道憲張公郡守梁公先生聞之曲爲善辭若有不懌然者嗚呼先生子遙具生芻致誅且暗狷者猶信康熙壬申八月十九日申時先生卒子遙具生芻致誅且暗佳公子嘉其能遵家教不用浮屠善體先志也既爲先生作傳復遣子及門閭擢關思誠向公子索狀狀來乃知其生在萬曆乙卯五月九日寅時距今之卒享年七十有八又爲誌銘俾納之壙中

凌翁先生嘉印傳馮天佐附凌翁文衡者名嘉印杭州錢塘人也年四十前猶充杭郡司李書吏性

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則取油一盞俟眾熟睡後默誦不休或侍立官側口雖應對公事心輒默記夜所誦書同輩或嗤爲癡或目爲迂翁益自信不疑然翁所誦者非世俗應舉本子乃四書五經天人性命之文也四十後始決計棄爲吏受業於

應潛齋先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硤學爲著書一切家事付之不問坦懷自得類乎其順而氣象寬和渣滓悉化冲然有道之容使人對之而忘其畛域焉歲乙亥思與項子性存從同宗志可翁往訪時翁年六十餘猶手一編抄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註禮書日幾頁謄寫日幾頁皆有課程嘗謂思曰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於是方有得力又曰世人讀書爲科舉有志者不妨借科舉以讀書思等每舉應先生所著書相質

曰某不敢不承師說公等從程朱自不差也戊寅秋將以所疑數十條請正而翁已先逝矣歿之日猶著禮書一頁午後思臥一睡遂不復醒卒年六十有七女三無子以族姪公肅爲嗣嗚呼古來好學者多矣而

崛起胥吏得聞聖賢之旨如翁者甯有幾人豈非豪傑之士哉翁歿一年得交馮子天佐其少年立志棄爲吏讀書訓蒙事與翁頗相類惜其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曰弟病

窮而早歿不得有所成就讀其臨歿前一日與思之札可悲也曰弟病

勢變遷不一大命未可保如有不幸不知桎梏死耶抑天命耶相知三人刻刻不忘自恨浮生之薄以有今日又承賜以藥金在友朋固有此義但弟目下藥餌可以自支貧友乏賜斷不受也三人者謂項子性存陳子嗣長及思也卒年三十有一女一無子其平生好學凡性理語錄諸書每自手錄爲人氣清而力弱嗚呼使斯人而天假之年當必有以樹立而不幸短命死其臨歿之言炯炯可識余故附書之以傷其志也云

姚先生宏任事略 全祖望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爲一卷以勉學者以予近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士則姚敬恆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爲傳而敬恆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恆諱宏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恆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於市廛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恆質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皇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

傳一百二十八

晦凡事必歸於厚沈句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恆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喪也敬恆曰請爲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子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入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恆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恆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恆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縲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朗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卽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既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摭拾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沈先生上則傳

沈近思

昔應潛齋先生講學於錢塘遊其門者多至數百人四方之士莫不景仰恐後數十年來流風遺韻不絕如綫以余所見應門高第篤信師說

孜孜不倦以終其身者維凌翁文衡與同宗志可先生為最凌翁長於知以著書老先生姓沈氏諱士則字志可仁和縣學生祖潤蒼公舉孝廉為太平令父文學幼良公母程孺人先生其季子也叔祖光祿濟蒼公因子修偉公早歿無後擇先生為其嗣母周氏性嚴厲常加譴責先生長跪待罪雖勞不怨時默默飲泣反躬自責惟恐不得於母終身未嘗向人言先生蓋純孝人也壯歲始師潛齋先生學禮初見疑禮為難行師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先生聞言汗流浹背自是毅然以力徐行緩步兩手捧心未嘗掉肘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必正言規誡即相遇途次或冠有不正履有不整亦必俛偲告之居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本生母歿服以禮殺而哀亦不忘請於督學使守制一載補考值父忌又請改期下至功總之喪亦必成服平日往來常見先生冠素冠也歲時祀先族眾聚而祭者百餘人先生定為祀規咸遵之無失先生以禮書無人講明而力行尤詳於古斂禮葬禮嘗云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為人道雖疎遠親朋不惜竭蹶以襄事貧而好禮如此先生以禮律身即以為禮教人始而或以為迂久而感其誠意見者

碑傳一百二十八

五

咸斂容致恭匹夫而化鄉人其先生之謂與甲戌歲思與項子性存見先生以性理大中相質先生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予學禮而已自是與二先生往還無虛日未幾文衡歿辛巳先生亦病九月六日思候於榻前先生舉禮學彙篇教養全書見授思疑應先生言性理太極鬼神與程朱不合先生蹙額曰多乎哉聲嗚咽不出越三日先生死命次子辰錫相從錢塘學舍愧不能效他山之益越十有六載辰錫始克葬先生於三台山之麓賢配胡孺人先歿至是遷柩合葬焉艱難拮据先生可謂有子矣今讀高君狀撮其大略以表應先生之傳其在於斯俾後之學者知所景仰云

朱先生用純墓誌銘 彭定求

吾吳崑山有隱君子柏廬朱先生厲志節精理學遠近人士沐教澤而服行誼者五十年無間言今年先生歿門牆喪厥依歸鄉里失所矜式咨嗟涕洟見聞合轍余獲交於先生甚晚方冀歲時請益而先生不可復見矣其孤導誠衰絰踵門以先生墓銘來屬辭至再三請且益堅曰先子交遊落落自與君邂逅淡談宛若夙契垂歿而注念不忘不可謂非深相知也余于是不得終辭蓋觀自古諸儒漢以志節著宋以理學

著尚志節者多刻厲嚴苦之為尚理學者多涵養深沈之詣然志節不
進于理學則有之理學不本于志節斷未有自後世志節日衰理學
亦日偽于是毀觚為圓游光揚譽而徒事拘牽訓詁紛樹門庭世道人
心何所依賴而不趨於敝壞與若先生者始於志節成于理學竊以為
在漢宋諸儒間無疑也先生尊君節孝先生經明行修鄉推祭酒乙酉
殉難最烈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作朱布衣傳以見志
竊自比王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家貧遭難授徒贍母潛心聖學
由四子六經及濂洛關閩之書晝夜探索融會窅察謂學必以程朱為
宗知行並進無捷得無虛襲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閒纖悉必求盡善
門弟子來學者必諄諄授以小學近思錄為入門法程迎機而導積誠
意以感動之舉業外另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推經史彷彿白鹿洞規又
於每歲孟春率諸同人行釋菜先師禮畢亦講四書一章進止肅恭興
起者眾然先生恐學者未能真寔切磨整襟斂容以身為鵠嘗有輟講
語示之警省其略曰中庸成己成物只一誠字統括寔寔做得聖賢學
問不偷一分寔寔盡得聖賢道理不欠一分方始是誠始是成已成物
余今自反果能如是而欲妄居皋比多見其不知量也又曰日用常

德傳一百二十八

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日之
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入心中只辦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辦得苟且
二字以此為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勤破從前魔障跳出坑坎
直以聖賢之心為心聖賢之事為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正其本位更
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
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
區區之言之聽哉先生此言真為學者剔骨洗髓不啻鵝湖之講義利
章使聽者汗下霑衣也先後居考妣喪哀毀動人嘗曰宰我欲短三年
喪吾黨皆以為怪然于此可見古人喪禮之盡必其齋蔬餽粥哭泣哀
毀之禮無苟廢弛而宰我乃天性少薄者故覺行之至期已久若今人
食肉飲酒不改其常雖更三年豈謂久哉至性激發篤論如此居恆罕
與人爭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蹶經理不少退避上世祖墓祭規淪替
重置祭田富豪謀侵陽山墓地重賂彌縫先生牽族力爭遲久得斷理
如法心力幾瘁修葺先祠身肩勞費不恤也又念子姪貧乏私伐家樹
設田贍族俾無侵損友愛諸弟尤深於仲叔之歿經紀喪葬存撫諸孤
與季弟垂白聚首事必相咨訓子弟循分讀書切以攀援倖進為戒燕

閒無情容言動有常度中懷耿介不可少干以私而温然有道氣象使
人如坐春風中鄉里曲直爭衡者必就之折衷得一言乃解其律已嚴
接物恕嘗曰識得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
眞是何思何慮眞是行所無事此其晚年進德之驗矣當路諸公折節
慕先生者眾先生僻居委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
人惠屢空晏如歲已未將以博學宏詞薦先生固辭乃止邑宰欲舉鄉
飲式廬之禮並堅謝不應縉紳納交致敬亦不輕爲報謁蓋其束躬韜
晦不求人知固從學問鞭辟近裏得來初非好爲迂僻鄰于矯激者比
孟子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不失其身而能事親惟先生足以及之
故其始終弗渝克成篤孝素所積慮然也節孝先生曾手書孝經以授
曰天地之廣大性命之精微其理皆具於此先生識之不敢忘每日晨
興盥漱拜謁家祠卽莊誦孝經且廣書善本勸勉來學門弟子因鑄諸
石病將革猶命子弟曰爲我設祖先位具清酌扶我起拜以致全歸之
意卒強起如言越三日乃歿時爲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初七日距生于
前明天啟七年四月十五日得年七十有二所著諸書精力最注者刪
補蔡虛齋先生易經蒙引闡明易理特精又自作四書講義皆先儒所

碑傳一百二十八

七

未發臨歿時以二書屬嗣君曰謹藏諸笥吾將以此見先人于地下復
語門弟子在側者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言盡此矣嗚呼先生一
生存順歿寧易簣瞭然豈非志節理學合而爲一者哉他若無欺困衡
等錄皆平日省克工夫至嚴至密其詩文翰墨流行散軼先生謂非儒
者要義每過而不留也先生諱用純字致一系出唐孝友先生諱仁軌
後自毫遷睢宋直閣諱子榮始來居崑山明翰林待制公諱逢吉御史
公諱文冢宰恭靖公諱希周皆其後秘閣公十二傳至節孝先生諱集
璜崇禎乙亥拔貢士城潰不屈死妣陶孺人配卽孺人姪女先生舅氏
圭稱陶公珍與節孝先生同時殉難者也子一導誠邑庠生娶葛氏孫
男二直曲直衡孫女四以今年十月壬寅葬於吳縣陽山之新阡余惟
先生之在今日足以砥柱未流羽翼名教凡屬儒林應共闡揚懿德追
蹤曩賢而僭爲之比事屬詞書諸隧石以應嗣君之請或亦用備識者
之採擇銘曰
眞儒挺立孤忠所貽寔惟名節爲道藩籬卓哉純孝退藏允宜淵冰臨
履豈曰違時性天可聞慎我獨知批繩荒渺剗削支離典型弗墜經師
人師往從九京潛德無虧遺編在篋尸之祝之勒詞幽竅徵信來茲

李先生經世傳

曹鵬翔

先生名經世字箇子家居學道有密室焉上蔡張仲誠顏之曰靜菴人稱靜菴先生也先生始祖洪洞人明初遷禹世居白沙鎮祖造道生二子長果琦次果珍果琦先生本生父而以祖命出繼果珍明季州人任應辰煽眾首亂掠白沙圍其街北岩果珍出與語賊感舊德解以去州守疑與賊有私拘之獄將戮焉先生方弱冠冒死號諸庭州守怒併擒之不悖也辨曰必若與賊通當以爾時隨入夥公焉可得執執焉繫諸獄不可白其無他乎適得直奉父避居柳村岩伯父母父母相繼歿權藁葬識封樹去走大治居未定流寇大至被虜瞋目橫刃脅使為之下不色動徐徐言曰爾為饑寒困奈何遂至此背君辱所親勦兵至禍不旋踵矣能為厲人耶拂衣從容去賊亦未何也是時運陘百六會轉徙他鄉數年不得甯亂平歸里禮遷兩考妣於先塋時已補郡博士弟子員名大噪起試輒冠其羣先生不自得直無足以榮其親迺求性命學晝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愕曰得毋近於禪已未得從上蔡先生遊讀其經書疏略學道書為學次第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若合符其於二氏尤能抉其受病源於是代為兩家歌以示彼家船無固寄也然

碑傳一百二十八

八

後辭而闕之不遺餘力焉先生之學仁孝為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敬乃所以為靜也靜固靜動亦靜非敬何由矣方吾流離倉皇時顧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迺遂志定氣亦定斯即所謂靜也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密邇一室云乎哉先生晚年師事高陽耿逸菴牟陽冉蟬菴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馮克從皆與上蔡張仲誠同傳夏峯先生之學者年七十三著有尋樂集一得錄藏於家戊寅冬曳杖庭中作逍遙歌三首二日正襟就枕卒大革之際凝如也子四學灑學會學蘇學朱庠彥繼其學贊曰動靜互根道體夫聖人主靜立人極而延平教人喫緊喜怒哀樂未發時想其氣象也先生其裔與尋樂尋所自得也尋斯得之矣得可無所用尋焉先生乎

劉先生原諒傳

彭紹升

劉崑石名原諒山東安邱人也崇禎末盜賊蠡起崑石與其仲兄率鄉人壘而守賊薄壘鄉人多被創死仲兄身中九矢鬪益力崑石從之發數十矢矢盡仲兄麾之去崑石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卒斬首二獲馬六賊遁一鄉得全亂定經營土疆力耕致富已而盡推膏腴與仲兄

分其餘爲長兄立後贈其亡姊家閉關讀書閱養生家言喜之從道士
求其術寢食俱廢至得咯血疾旣而讀宋儒語錄乃篤信朱子之學爲
木主祀朱子于家集朱子書作續近思錄自敘以爲始去物而見身繼
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又言學者居敬窮理二者皆法文王而已
矣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居敬之功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理之功也
每五更起謁祠堂退居一室與諸弟子講論率常至夜分月爲講會興
起者甚眾後請于有司建朱子祠于東郊春秋祀焉以喪祭禮廢俗日
偷乃斟酌古今定爲品式祭必嚴齋戒蒞事必虔仲兄有疾顛天所以
身代兄死七日中止三食久之邑皆化于禮又爲鄉人置義倉煮粥
以食飢人嘗曰人與我一天而已何畛域之有焉年八十二有疾當祭
朱子疆起拜于庭問絕良久甦康熙三十九年卒

又劉直齋先生傳孫自務

直齋先生姓劉氏諱源諱字崑石安邱人生而卓犖五歲詢父我身從
何來初悅參同悟真術已覺其妄購朱子書廿五種窮日夜披覽有所
得遂手劄記積記疑冷語如干卷大要克己去私敬義夾持究形神理
氣之聯屬剖釋老陸王之差別洞筋擢髓發人未發嘗自序其學始去

外物而見身繼去身而見心又去心而見理年登大耋五鼓起謁先祠

牌傳一百二十八

畢危坐讀書丙夜乃息月爲講會率門人數十敷陳經義吻噪舌澀弗

能已每歲九月十五日祭朱子於家祭必嚴齋戒之期曰湛然純一之
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戒如誠意齋乃心正也丁明末造與仲兄遇賊
兄被九創先生矢盡空弓後兄止之大呼曰離兄一步非死所矣晚事
兄益謹兄病爲文禱於神求以身代泊物七日三食幾不起推腴田宅
諸猶子利物濟人隨地涌出嘗言財屬人人屬我我屬天此中何分界
至旣物刻讀書日記八卷行於世歸安陸師氏合記疑冷語而訂之者
也未刻者近思續錄四書補註小學補註或問補註周易解評儀禮經
傳通解藏於家

蓋屋李氏家傳龔百業

李可從子容

蓋屋李隱君之父名可從爲人慷慨有志略喜論兵而以勇力著里中

呼爲李壯士壯士常自負其才世不我知也欲爲知己者死明季闖賊
犯河南朝議以汪公喬年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
與俱壯士遂從軍將行而決一齒留於其家曰我此行誓不殲賊不生

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汪公既受命則督諸帥兵三萬餘騎出關出關
聞襄城已陷而闖賊拒左帥於郟城距襄城僅四舍乃進兵雒陽留步兵
於雒而自率精兵萬餘騎倍道趨襄城意欲出賊背與左帥夾擊之壯
士甲冑帶囊韉持戈躍馬從孫公行抵襄之明日諸帥兵皆會汪公集
諸帥於幕下分賀人龍鄭某牛某三帥爲三路距城東四十里與左帥
聲援汪公暫入城撫百姓有頃忽報賊來將薄城三帥不戰而西馳矣
乃急乘城命副將四人各守城之四門汪公自當敵衝處以孫公參幕
留中軍壯士從孫公後汪公數日奇之問曰若何官曰材官耳汪公曰
若立功題授若軍職壯士拜曰敢不効死命賊來攻城急遣亡命鑿城
爲隙置火藥其中火發城崩其法甚烈名曰放甕汪公命城內穿阱隨
賊所鑿處以利刃刺之賊死者千人賊又負門車向城汪公命飛大石
擊之應手而倒賊死者又數千人其他鎗礮弓箭所斃賊無數每汪公
下令禦賊攻具壯士無不以身爭士卒先者會天大雨雪賊攻城之西
隅崩汪公亟命壯士取荆圍實以土築而完之守如故又數日賊攻愈
急城他處崩崩非一處力不支遂陷汪公自勿殊未死賊執之大罵賊
不屈賊怒磔汪公死監紀同知孫公兆祿典史趙公鳳身裨將張黨馬

碑傳

孫公

兆祿

典史

趙公

鳳身

裨將

張黨

三人與壯士皆死焉始壯士之從軍討賊既以城守不得與賊戰及城
破聞孫公被執乃急趨制府侍衛賊刃孫公壯士以身翼蔽孫公遂同
遇害有賈副將某者單騎衝突由南門出格賊賊以驍騎數十追之卒
無一人敢逼之百步內者竟去壯士義不肯去而死於襄城壯士既死
而隱君之母彭居家聞之泣曰悲乎將行齒其訣諸然猶日夜望庶幾
壯士之得生還也隱君尚幼思父號泣不食母慰之及闖賊既入關而
母子始絕望矣家貧甚凍餒里媪有勸母再嫁者母慟哭以死拒之乃
奉壯士之齒自誓而勉隱君以學焉

李隱君名容字中孚幼孤事母至孝年十六就塾塾師嫌其貧不納母
乃聽其無師而學母教之識字隱君心自開悟未幾通制義學博延安
左君覽之大驚曰天下有不從帖括而竟爲邁俗之文若此者乎勸之
就童子試不應自是厭棄俗學求聖賢所以爲學之道隱君家貧無書
從人得借觀書悉讀經史二氏百家讀書異於他人不畫畛域不滯訓
詁文義久之忽悟曰嗟乎學之道吾心而已矣豈他求哉乃恍然於人
生之本原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其立教教人學以悔過自新爲宗靜坐
爲始其大指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量無不包明無不燭順應無不成

宜人生之本原也人人各有一己之靈原非此一己之靈原何以見天地萬物古今上下非天地萬物古今上下亦何以見己之靈原凡人所難返者知也所難忘者念也念有善惡本原固無善惡念起卽知起而善惡始分矣無故而起念雖善君子弗與也且夫少壯老死者形骸之所有也於本原何有焉功業文章道德世之所謂大美也何所不可爲哉爲之亦唯行其所無事而豈以自矜耀懼其猶有善之見者存也故曰無念之念是爲正念無知之知是爲眞知本原復矣夫是之謂聖人苟非聖人豈曰能然然人之生卽淪於下愚禽獸之中而其本原者固未嘗不在也下愚之與聖人有以異乎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漸使然耳此其道在悔過自新凡人之所以異於聖人者無他過累之也知悔必改改必盡過盡則本原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自新者求復其本原云爾雖聖人豈能於無過之外別有所增加於其本原哉故曰悔過之學可以語中才卽可以語上士上士之於過也知其過之皆由於吾心直取其根源剷除之已耳故其爲力也易若中才則必功積之久靜極而明生而後可以懲忿窒欲故其爲力也難然至於悟則一也善悔過者不惟其身於其心於心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夫眾見之過易

釋傳一百二十八

十一

知而獨處之過難知也慎幾之學容緩乎哉幾者事之微而吉凶所由以肇端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有不善未嘗不知故可與幾也知之未嘗復行故无祗悔也故不貳過莫如顏子顏子之心齋坐忘何謂也齋之言齊也所以齊其不齊也動靜莫不以之而顏子之坐忘必先於靜何謂也蓋天地之理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之學非靜極豈能超悟況過與善之在幾微非天下之至精至明未足與於此又豈悠悠忽忽者克當此而無惑歟故曰學必先靜靜坐之道齋戒其德虛明寂定可知而不可言可忘而不可昧或曰新建之說動靜合一若何隱君曰學固該動靜者也然動則必本於靜動之無妄由於靜之能純靜而不純安保其動而無妄耶新建蓋謂已成者言若以望之初學譬如未馴之鷹欲其去來如意鮮不颺矣隱君論學所著書數萬言然其意不在書也欲人觀之自得而已關中之學者莫不尊師之稱爲二曲先生蓋屋令駱侯聞其賢躬造隱君之廬而學餽之粟帛酒脯以養其母數年母死乃與昔父齒皆葬蓋屋之人相傳爲李壯士齒塚云自壯士之死於圍城者三十年隱君嘗痛父思襄城流涕

願一往以母在也難之及母死而隱君始南遊至襄城求父骨不得乃
爲文以招父魂也於是將踰江淮順流而下浙湖洄而至乎豫章遍覽
名山大川之勝弔先哲遺蹤訪東南之賢人君子以共證所學而聞駱
侯在毘陵治郡能行其道施教化民樂之庚戌冬十二月隱君過毘陵
龔百藥曰李隱君之過毘陵而與子遇論學有所辨難一切根極理要
遂相善壯士隱君之父也以從軍討賊不得志死子曰志士仁人有殺
身以成仁故匹夫急國家之難報知我之德而能忘其軀雖曰未學必
謂之學矣隱君之學大要明體適用黜浮華尙篤實將所稱躬行君子
嗚呼蓋屋李氏忠節啟之眞儒挺興人倫之盛自古所難天生斯人而
又貧賤之何哉其有覺世之思乎豈偶然哉

又蓋屋李徵君二曲先生墓表

劉宗泗

今上皇帝御極四十有三年西狩陝西總制華公迎駕平陽

上首以先生起居爲問且云召至關中相見華公承

旨卽遣使造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
上意欲邀先生先期至關先生以疾辭使者數返先生辭益堅華公知
不可屈乃具以應召

碑傳一百二十八

上曰高年有疾不必相強因索先生所著書於是先生之子慎言齋四
書反身錄二曲集二書詣

行在召入

上問爾父何病歷年幾何慎言對曰臣父早孤臣祖母彭矢節鞠誨臣
父仰承母志發憤爲學無屋可居無田可耕養親讀書復營家計以此
積勞成疾未及五十髮白齒落今年七十有七衰病益甚時臥床褥不
能動履久荷

徵召又蒙

天語存注咫尺乘輿不能一睹

聖顏此臣父子終天之恨也

上曰爾父平日所讀何書慎言對曰臣父少無師承百家之書靡不觀
覽及壯則一歸於聖經賢傳不復泛濫涉獵晚年非六經四子性理通
鑑及儒先語錄不輕入目其教門人子弟亦以此相勸勉

上曰爾父讀書守志可謂完節朕有親題志操高潔匾額並手書詩幅
命該督撫送給爾家以旌爾父之志爾回去可好生侍養朕回去當更
有旨慎言謝

恩出

上手翻所進書命諸學士看回奏云反身錄一書皆發明四書之理真堪羽翼程朱有功聖賢之學二曲集乃其平日講學語錄及門人問答皆醇正昌明不愧儒者及

上回鑾慎言送至臨潼
上猶請請以善事先生為諭抵關復傳整屋令張公芳詢先生體貌奚似家計子弟之詳先是康熙癸丑總制鄂公以關中隱逸疏於朝也上即徵召於家先生辭以病後屢被召先生終不就

宸衷懇切已數十年矣及西巡欲式廬一晤而不可得
溫綸藹藹褒嘉備至我

皇上崇儒重道求賢若渴又能曲遂高蹈之節不欲強奪其志而先生抱道自重浮雲富貴甘為

盛世逸民不肯少易其操豈不主臣交得也乎猗歟休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陝西整屋人父可從慷慨有志略明季季自成犯河南汪公喬年奉命督師討賊中軍監紀同知孫公兆祿招壯士可從遂與俱東將行挾一齒留其家不滅賊誓不生還及至襄汪公死城守兆祿可

碑傳一百二十八

三

從俱從死妣彭氏痛夫殉國誓志完節立孤紡織縫紉易粟以為生稍長使容就塾不能具脯師不納母悲曰無師遂可以不學耶古人皆汝師先生感泣遂發憤讀書然家貧不能得從人借觀自六經諸史百家列子佛經道藏天文地理無不博覽久之恍然大悟獨慕聖賢之學於是潛心澹洛關閩陸王之書以上溯孔孟之心傳其學以尊德性為本體以道問學為工夫以悔過自新為始基其言曰李延平云為學不在多言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實為用工之要務莊敬靜默從容鎮定靜以培動之基動以驗靜之存刻刻照管步步提撕須臾少忽則非鄙滋而悔吝隨矣又曰天理欲之界所差只有毫釐閒非至明不能晰其幾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又曰用功莫先於主敬敬之一字徹上徹下工夫千聖心傳總不外此須實下苦功如人履危橋惟恐墮落又曰每日默檢意念之邪正言行之得失苟一念稍差一言一行稍失即痛自責罰日消月汰久自成德又曰無一念不純於理無一息或閒於私而後為聖人之悔過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而後為聖人之自新夫卑之至愚夫愚婦有可循高之至神聖有所不能外此悔過自新所以為為人吃緊處又常謂陸之教人一洗支離蔽鋼之陋

在吾黨中最高警切令人言下爽暢醒豁朱之教人循循有序恪守尼
山家法中正平實均有功於世教不可置低昂於其間於是並參互考
折衷盡善由象山以迄陽明識心性之源由紫陽以迄敬軒得積漸之
功下學上達一以貫之此先生平生得力之由亦其學術之大較也先
生少時慕程伊川上書闕下邵堯夫慷慨功名遂有康濟斯世之志常
著帝學宏綱經筵僭擬經世蠡測時務急策等書憂時論世悲天憫人
蓋不啻三致意焉既而盡焚其稿謝絕世故閉戶深居獨以明學術正
人心繼往開來爲己任里黨咸非笑甚且造作蜚語以傾陷之而先生
日與其徒講論不輟久之鄉人化服遠近從遊者至舍不能容而學官
郡將方伯連帥以及海內賢士大夫聞聲敦請者日造其門如靖江無
錫常州武進富平華陰關中書院東林書院皆其平生歷聘講學之地
而門人友朋多彙集其語以成書蓋先生之教因人而施資之高下學
之淺深誘之固各不同而要無不以一念之不昧者擴充而實踐之以
爲希聖希賢之基凡有答問窮晝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於心目之間
而後已以故遊歷所至衲子黃冠皆爲感化卽宿學名儒亦退就弟子
之列而北面師事焉先生資秉英敏氣節高邁其於出處去就辭受取

碑傳一百二十八

與之閒尤嚴當其被微也催檄雨至嚴如秋霜絕飲食者六晝夜幾欲
自刎而卒不肯起顧炎武贈詩所謂從容懷白刃決絕卻華翰是也其
與當事書略曰容幼孤失學庸庸罔似浮慕曩哲浪招逐臭誠所謂純
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當事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聰蓋以容或有微長可充封菲而不知容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
上之既不足以備

顧問次之又不足以任器使倘不審己量力冒膺榮命不亦辱朝廷而
羞天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容父喪時遺容隻身再無次丁容母彭氏
守寡鞠容艱難孤苦蓋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容後雖成立然無一椽
寸土之產三旬九食衣不蔽形容母形影相弔未嘗獲一日之溫飽竟
以是七七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公鍾麟聞而傷之捐俸具棺始克襄
事使爾時稍有意外之遇容當如毛義捧檄容母之苦豈遂如此悽慘
容風木之感豈遂永抱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云祭之豐不如養
之薄殺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容每念及此未嘗不泣涕自傷不
孝之罪終身莫贖

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忝竊祿位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時身無綿衣百年遂終身不復衣綿孫侔早孤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聞劉敞知揚州特疏薦聞不赴既而沈遣王陶韓維連薦之終不赴當時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容雖無二子之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容母既不及見容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辭受出處非獨一身之事乃關風俗盛衰故尤不可以不慎也今既以容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美官要職可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必將外假高尚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俑使風俗由容而壞此其不敢三也容雖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恆居念可以報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遷善改過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容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平日講勸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嗤鄙矣其向善之念容亦由而藉以默贊

碑傳

一百二十八

十五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須容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獎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搏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軒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大機也容昏愚庸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迹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典其爲罪豈不大哉噫觀此可以識先生志趨操守之大概矣性至孝母夫人病籲天求代以父死王事於襄終身不衣采每忌日必爲文以祭徒步走二千里至襄禱於社號呼於道自呼其乳名從巽所戰死地招魂以歸而葬焉嘗泣語人曰吾母之生也寢無席吾父之亡於外也求其骨而不得吾實天地之罪人矣因自號曰慙夫長身方而大鼻修髯儀觀甚偉健飯可兼三人食飲酒盡數斗終不及亂每日黎明卽起獨居一室整衣冠危坐竟日無怠容晚歲閉關不與世人相接者幾二十年然海內學者莫不知有二曲先生云

所著四書反身錄若干卷二曲集若干卷以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卒得年七十有九葬於先塋其次子二慎言拔貢生慎行嗚乎聖賢遠矣其所以垂訓後世者平易切實固兼精粗該本末統人已合內外而一之者也顧近世學者爭持門戶入主出奴穿鑿附會僻固狹陋而道學之旨愈晦善哉子朱子之言曰道不明於天下而士不知所以爲學言天者遺人而無用語人者不及天而無本專下學者不知上達而滯於形氣必上達者不務下學而溺於虛空優於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而隨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若先生者澄心主靜而不失之恍惚虛寂居敬窮理而不流於訓詁章句學非獨善以世道人心爲己任義非襲取本躬行實踐以立言其於精粗本末內外人已之閒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當其少時不由師資毅然以聖人爲師疑謗交集而其志彌確迨其後大臣遞薦徵召屢加而終堅臥不出其視富貴利達又不啻敝屣矣所謂中立不倚遜世無悶者殆庶幾焉初先生之過襄也求父殉難地不得訪於故老知先君子昔以贊畫從汪公城守遂主洵家涕泣以叩其詳是時洵與伯氏孝翁仲氏友翁方同舉養母聞先生言亦感激泣下因備述汪

公及諸從軍死事顛末又出先君子所作汪公殉難紀略一篇共讀復相向哭失聲乃割西郭田具兆祿公可從公姓氏而葬以義林表於道用慰先生之哀思焉先生遂與愚兄弟修通家好而訂昆弟交拜吾母於堂謁先君子畫像聚處講論者累朝夕自後數十年書疏往來無不以敦倫講學相期勉故聞先生歿爲位而哭汎瀾涕洟悼吾道之孤立嘆典型之凋謝豈徒遊好之私情也哉然則宜銘先生者非洵而誰況重以其子慎言之請與其門人王子心敬之屬也因爲之銘曰

聖遠言湮誰明斯道濂洛授受闢微扶輿朱陸繼生各倡世教下迨王薛亦從所好尊聞行知派別川導嗟我二曲崛起西方融會貫通參考衡量荷禪人心何言不臧苟利世道何方不良一點不昧作聖津梁炯炯惺惺勿使心盲曰維百行曰維五常式履式踐尼父皇皇江西新安關中姚江紛紛聚訟徒事猖狂操存益固涵養益精積厚光流名徹

帝庭

聖眷有德徵召頻仍堅不可屈高不可陵清介絕俗
聖世逸氓憶昔在襄相從日久憫世憂俗痛心疾首盛德大業共期不
朽緬懷泰岱益慚培塿山水之曲巍巍斯碣知德君子羣仰前哲

慈谿鄭義門西遊拜於二曲先生之墓曰吾不及登其門也夫因願爲之碑其墓而屬予以文予曰夫不有豐川諸高弟之作乎義門曰吾以爲未盡也異日國史將取徵焉子其更爲之惟予豈足以知先生之學而義門之睠睠則固古人之意不敢辭按先生姓李氏諱容字中孚其別署曰二曲土室病夫學者因稱之爲二曲先生西安之藍屋縣人也其先世無達者父可從字信吾烈士也以壯武從軍爲材官崇禎壬午督師汪公喬年討賊信吾從監紀孫兆祿以行時賊勢已大張官軍累敗信吾臨發扶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中途三寄書以先生爲念當是時先生甫十有六歲家貧甚督師竟敗死之監紀亦死之信吾衛監紀不克亦死之五十餘人盡沒彭孺人聞報欲以身殉先生哭曰母殉父固宜然兒亦必殉母如是則父且絕矣彭孺人制淚撫之然而無以爲生其親族謂孺人曰可令兒爲傭得直以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先生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師皆謝之彭孺人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猶解文字而孺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

碑傳一百二十八

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先生甚遠大里巷間聞而哂之乃先生果能自拔於流俗以昌明關學爲己任家無書俱從人借之其自經史子集以至二氏之書無不觀然非以資博覽其所自得不滯於訓詁文義曠然見其會通其論學曰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晦明管子古今名儒倡道者或以主敬窮理爲宗旨或以先立乎大爲宗旨或以心之精神或以自然或以復性或以致良知或以隨處體認或以正修愚則以悔過自新爲宗旨蓋下愚之與聖人本無以異但氣質蔽之物欲誘之積而爲過此其道在悔知悔之本原之謂也悔盡夫盡則吾之本原已復復則聖矣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以其身於其心於其心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故易曰知幾其神而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以其有不善必知知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皆由於吾心則直向其根源剷除之故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之以靜坐觀心爲入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其論朱陸二家之學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陽明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直指

本初熟讀之則可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
涇野整菴之書玩索以盡踐履之功收攝保任由工夫以合本體下學
上達內外本末一以貫之至於諸儒之學純駁相開去短集長當善讀
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
得也於是關中士子爭向先生問學關學自橫渠而後三原涇野少墟
累作累替至先生而復盛當事慕先生名踵門求見力辭不得則一見
之終不報謁曰庶人不可入公府也再至并不復見有餽遺者雖十反
亦不受或曰交道接禮孟子不卻先生得無已甚答曰我輩百不能學
孟子卽此一事稍不守孟子家法正自無害當事請主關中講院先生
方謀爲馮恭定公設俎豆勉就之旣而悔曰合六州鐵不足鑄此錯也
亟去之陝撫白君欲薦之哀籲得免陝學許君欲進其所著書亦不可
然關中利害在民者則未嘗不爲當事力言少墟高弟陰淪不爲世所
知者言之當事皆表其墓以傳之初彭孺人葬信吾之齒曰齒塚以待
身後合葬先生累欲之襄城招魂而以孺人老不敢遠出且懼傷其心
乙巳彭孺人卒居憂三年庚戌始徒步之襄城繞城遍覓遺蛻不得乃
爲文禱於社服斬衰晝夜哭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知襄城縣張允中

碑傳一百二十八

聞之出迎適館不可乃亦爲先生禱於社卒不得先生設招魂之祭狂
號允中議爲信吾立祠且造家於故戰場以慰孝子之心知常州府駱
鍾麟前令盩厔師事先生至是聞已至襄城謂祠事未能旦夕竣請先
生南下謁道南書院以發願高諸公遺書且講學以慰東林學者之望
先生赴之來聽講者雲集凡開講於無錫於江陰於靖江於宜興晝夜
不得休息忽靜中涕下如雨捶胸且悔且詈曰嗚呼不孝汝此行爲何
事而竟喋喋於此聞尙爲有人心者乎雖得見願高諸公書亦何益申
且寐即戒行毘陵學者固留不能得時祠事且畢亟還襄城宿祠下
夜分鬼聲大作蓋先生祝於父祠願以五千國殤之魂同返關中故也
聞者異之允中乃爲先生設祭上則督師汪公監紀孫公配以信吾下
設長筵遍及同時死者先生伏地大哭觀者皆哭於是立碑曰義林奉
招魂之主取其塚土西歸告於母墓附之齒塚中更持服如初喪癸丑
陝督鄂君竟以隱逸薦先生遺之書曰僕少失學問又無他技能徒抱
臯魚之至痛敢希和靖之芳踪哉古人學真行實輕於一出尙受謗於
當時困辱其身況如僕者而使之應對殿廷明公此舉必當爲我曲成
如必不獲所請卽當以死繼之斷不惜此餘生以爲大典之辱辭牘八

上時先生以病爲解得

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欲具車馬送使觀

天子先生遂自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眞儒薦復得

旨召對時詞科薦章遍海內而先生獨以昌明絕學之目朝中朝必欲致

之且將大用之大吏勸行益急檄屬吏守之先生固稱病篤昇其牀至

行省大吏親至榻前從與先生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而大吏猶

欲強之先生拔刀自刺陳中官屬大駭乃得予假治疾先生歎曰將來

強我不已不死不止所謂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皆平生

學道不純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之所致也戒其子曰我日抱隱痛自期

永棲聖室平生心跡頗在聖室錄感一書今萬一見逼而死斂以粗衣

白棺卽懷聖室錄感以當含飯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葬母墓萬勿受

弔使我泉下更抱憾也當道亦知其必不肯出不復迫之自是以後荆

扉反鎖不復與人接雖舊生徒亦罕覲惟吳申顧甯人至則款之已而

天子西巡欲見之令陝督傳旨先生又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

至

特賜闕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大吏令表謝先生曰素不諳廟堂文字奈

何強之乃上一表文詞無拙大吏晒曰是恐不可以塵

御覽也時有宰相自負知學遂以文先生四十以前嘗著十三經糾謬

廿一史糾謬諸書以及象數之學無不有述其學極博旣而以爲近於

口耳之學無當於身心不復示人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而先生曰

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故其中箱所藏惟取反身錄示學

者晚年遷居富平四方之士不遠而至然或才名遠播著書滿家而先

生竟局戶不納積數日悵然去者或出自市廛下戶而有志自修先生

察其心之不雜引而進之當是時北方則孫先生夏峯南方則黃先生

黎洲西方則先生時論以爲三大儒然夏峯自明時已與楊左諸公稱

石交其後高陽相國折節致敬易代而後聲名益大黎洲爲忠端之子

證人書院之高弟其後從亡海上故嘗自言平生無責沈之恨過泗之

慙蓋其資格皆素高先生起自孤根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寒餓清苦

之中守道愈嚴而耿光四出無所憑藉拔地依天尤爲莫及子二慎言

慎行慎言雖以門戶故出補諸生終未嘗與科舉之役其後陝學選拔

貢之太學亦不赴兄弟皆能守其父之志嗚乎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

抱其二親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盩厔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

尊斯可謂之大孝也矣乃更爲之銘以復義門其詞曰

匡時要務在乎講學當今世而聞斯言或啟人之大矇又惡知夫世道
陵夷四維安託架漏過日馴將崩剝一旦不支發蒙振落斯則甚於洪
水猛獸之災其能無驚心而失魄先生崛起哀茲後覺苦身篤行振彼
木鐸格言灌灌廉頑敦薄嗟江河之日下渺一壺之難泊誰將西歸先
民可作試看墓門寒芒嶽嶽

族祖邵先生廷采行狀

邵晉編

先生諱廷采字允斯更字念魯餘姚人曾祖諱洪化早世曾祖母翁孺
人以苦節著祖諱曾可少稱孝童長有學行鄉人所稱爲魯公先生也
父諱貞顯字鶴閒能詩文先生少喪母祖母孫孺人親撫之少穎悟能
發人隱曲父聞而怒之始韜斂不妄言語七歲從羣兒爲踏蹴戲祖母
召之曰若祖父不能而汝能之殆賢於祖父矣先生聞而自責自是不
復爲玩弄之事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
教以先儒語先生欣然曰其人何在乎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悅
爲具衣冠具書幣而攜之入姚江書院先是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
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里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爲徐愛曰

碑傳一百二十八

于

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諱邦正胡翰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震
標史孝復子虛國模傳韓孔當遺韓俞長民吾之及魯公先生崇禎初
設講舍於半霖月再會所謂姚江書院也遭亂廢孔當諸生復之時宗
聖孝復前死國模年八十餘矣避居四明山猶倦倦於書院歲必一二
至爲諸生講習先生初至院中年最少立階下聽國模講國模撫其面
曰孺子誌之在知人在安民居有閒先生問曰孩提之不學不慮卽堯
舜之不思不勉求之有道乎國模曰子知良知矣持以敬行以恕道遠
乎哉因受業韓孔當數年學益進孔當門人稱徐景范文亦爲最及是
景范自嘆爲弗如先生始讀傳習錄未有得既讀人譜憬然曰吾乃知
明心見性未有不始於躬行寔踐也由是持守益謹弱冠爲生員視場
屋科舉之學意闊如也朝夕讀儒書行市中古衣冠旁顧見者非笑之
先生弗顧也會先生連遭祖祖母父之戚居喪盡哀鄉先輩皆推重之
曰善喪若念魯禮宗也異時訕笑者亦爲感動焉時書院諸先生繼歿
從遊者皆散去景范以鄉試第一計偕卒於京師先生踽踽獨行抱遺
書守師傳而不變然家益貧不能自存有故人在嘉興往依之課三五
童子以自給時嘉興有以時文講學爲名高者詬厲先儒勢甚張陳鏗

馬彭其弟子也知先生數至塾中與先生辨難先生持論斷斷不少屈
縱嘆曰以名取子迺何囿於鄉人之餘論而一迷而不復返也豈不哀
哉先生曰吾惟知今之揣風氣嘗先賢作聲價者之喪其心之爲大可
哀也女不暇自哀而庸能哀所哀耶居數年赴所合惟一見施博論學
於放鶴洲先生曰陽明之四無無極之宗也龍溪之四無常無之妙也
不得引龍溪以病陽明博爲肅拜曰博老矣崇向正學惟吾子自愛河
間李璩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
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孫承澤大學士熊賜履皆以闢王學爲
己任先後居顯位一時學士靡然向風於是選時文刊講章者剽竊餘
論爭詆文成爲異端書買賣販非詆毀先賢之書學者弗視也先生既
嫉之以爲是不足辨願在行事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從會
稽董瑒受陣圖從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先生遇之
西湖縱談沿海要書瓊奇之招俱北謝弗往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習
坐作擊刺之法市月盡其技游淮安從防河老卒問河淮變遷徑走河
南訪黃河故道策馬出潼關觀形勢嘆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不復
奈何會黃岡韋鍾藻爲餘姚知縣幸已改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城求能

碑傳一百二十八

五

紹文成之學者乃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席諷日聽講先一日知縣戒儒
學官儒學官戒諸弟子厥明諸弟子先至知縣率教諭訓導至及門諸
弟子迎於門外諸弟子揖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及階先生起涖階知
縣栗階升揖先生揖教諭訓導進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菜於先賢如
禮出及講堂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先生揖坐先生南向坐知縣西向
坐教諭訓導東向坐諸弟子以次進俟於階凝立命童子歌詩先生講
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既罷邑之父老喜日數十年
僅見此也丙戌遊山東戊子至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
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先生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
遺訓命諸子歸葬餘姚賦詩而卒距生順治五年年六十四先生貌甚
豐長不踰中人目睽睽有光紵袍布履門庭秩如居暗室必端坐飲酒
數升不亂酒後談忠孝事激昂奮發鬪者咸興起篤於三黨養老姑終
其世從弟廷英不能治生而好言懋化曠先生修脯所入輒旬以行賈
屢旬屢喪費先生終弗問授徒陶家堰鄰婦言出於惻然闢邵先生過
噤不敢語居一年改爲善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闈之切肉必方
正釐必寸斷匪是莫敢進童子遭於道皆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皆

貌敬之而心迂其言莫能稱其學先生之學尤長於易與詩端坐讀書終日無倦容少時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近名者弗爲軋毀之又撰明史論百篇出示景范景范曰未有論贊先紀傳作者先生起謝不敏先生遊四方無所遇中夜起坐念師友淵源之傳恐及身而斬又不忍及身而遽見其廢墜也乃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韓范沒而儒效疏金許沒而儒術泯陽明先生起直揭良知孟子之盡心也拯溺戢暴伊尹之自任也異議譴起羣言淆亂而扶世翼教之心揆前聖而一貫作陽明王子傳萬歷以後異學互爲宗旨叢山先生功主慎獨克已屏禪宗而復良知求其真是忠清節義之風體備於身誠存於意顛沛弗違竟信其志作載山劉子傳王學盛行餘姚得其醇江西得其正王良王畿挾高明之識駕師說而上引一再傳而羅汝芳楊起元好爲甲詭陶望齡周汝登歸心禪乘九達之達懸以圭槩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以言明道不若以身明道金鉉祁彪佳等奉劉子之教全受全歸白刃可蹈若張兆鰲之隱志替身黃宗羲之纂言提要胥能守師說以終老作劉門弟子傳有宋遺民潛淪山谷程敏政黃宗會遞有甄錄自文山開幕府謝翱王炎午諸人尤所謂勞事而勤服也六陵被發厥禍

尤酷圖其成者王英孫肇其謀者唐珏改葬蘭亭流水至今嗚咽焉作

至

宋遺民所知傳儒冠被迫憤而爲僧尋而被緇說法別有師承矣且末俗多僞出處無恆惟徐彷彿顧炎武陳恭尹諸子完貞抱璞信而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維書院基始半霖遷於南城守良知之學見諸躬行後之人罔聞知乃逸乃諺以侮老成先民是程緒言猶存用啟我後生作姚江書院傳明人家自爲史存僞失真迺稽譜牒求寔錄核聞見備香舊之傳存一家之言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既卒門弟子分刻之取記序雜文合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考姚江書院建置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先生好從遺老訪明亡故事宗義授以海外錄行國錄因仿袁樞體作東南紀事同邑張五臬流離粵海潛歸四明山先生訪其遺聞合之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工書草創未成或曰書毀於火云先生娶陶氏生四子長承濂監生考授州判銜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入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先生與先王父同九世祖先王父嘗問古文法於先生兄事之甚謹伏臘過終日論學先生未嘗不意得也晉涵逮事王父故得聞先生遺事甚詳先生四子相繼卒諸孫貧

甚或取文集刻板付質庫諸孫中有先觀者於晉涵爲兄有志行時言先生葬域形家皆言其不利謀改葬力未能也又自以不能守先代遺書爲大憾閒至流涕丙戌夏赴館西鄉道噶死先觀有兄曰先益先生之仲孫也丁亥從福建歸改葬先生於餘姚九壘山贖文集刻板藏於家乃歎歎語晉涵曰家世自魯公公傳陽明之學迨王父而獲有成書遺編僅存世無知者夫先祖有美而不彰與於不仁之甚也某自患不能保其家聲以表揚其先人而特有厚望於子子能乞當世之立言者闡揚遺書俾不終泯於世死不恨矣晉涵敬謝將爲之校讐卷帙會有徐州之行不暇爲庚寅晉涵在京師得家書則兄先益以九月病瘵死矣悲哉先生經明行修不克昌其身并其子孫之自好者不得永其年是豈陰陽之咎耶先王父有言紹興自文成創學代有傳人規言矩行閭里知所矜式自先生歿而經師亡四明故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流傳爲四方所資取至先生而集其成先生歿而史學亦絕嗚呼此不僅爲一家之慟也會稽章君學誠篤好先生之文遇晉涵於京師輒問先生後嗣形諸嘆息時抱先生之文號於眾曰百餘年無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學者乎不能舍先生而有他求矣嗟乎先生去今六十

碑傳一百二十八

至

年鄉里幾不知其姓氏晉涵愧不能紹其家學而得章君爲之推重不遺餘力潛德幽光將賴以顯著詹事嘉定錢先生稱章君爲先生後世桓譚信矣壬辰春晉涵來太平使院大興朱學士舊因章君知先生語及思復堂文集且曰吾當爲之表晉涵躍然曰是固望於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竊有願未敢遽以請也今幸迺得之謹摭粗能記憶者爲狀以求學士之文以彰先生之學庶異日上史館備採擇族孫晉涵謹狀

又邵先生墓表

朱筠

有明餘姚王文成公講致良知之學卒以功業顯著有效於是門弟子滿天下江西泰州龍谿並述學案傳授著錄者輒數百人輻輳馳騁或不軌師說爲訛議於世而同里傳其學以醇謹稱最者曰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後少傳者惟德洪傳沈國模求如國模傳韓孔當遺韓邵曾可魯公會可生貞顯字鶴開貞顯生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學者所稱念魯先生也鼎革之初諸老妯喪先生歸然承絕業於荒江斥海之濱嘗西北遊走潼關思有所用退而老死以古文詞傳於其家死於今六十年姓名不出於鄉黨學者罕能道之而遺書將墜筠及門會稽章學誠篤好其文數爲筠感激言之乾隆辛卯冬先

生之親同姓諸孫晉涵來謁筠于太平使院爲筠言先生始末詳具且曰先生諸孫先益先觀最賢思欲張大先生之行與文不幸先後死先益嘗改葬先生於縣之九壘山墓道之石未有表者敢狀以請筠故無所聞見於先生然心知晉涵篤論君子之不敢辭按狀先生幼失母少長察察用父呵自斂從羣兒戲爲白打祖母孫戒之嚮學九歲讀史卽操槩爲徐達常遇春傳有法祖自外歸偶舉宋儒語語先生先生興曰其人安往邪願得而事之祖以爲有志卽爲具衣冠送之姚江書院姚江書院者在半隸崇禎初縣人設以爲講學地也亂廢韓孔當率諸人復之是時沈國模年八十矣尙在歲必一再至爲諸生設講先生立階下聽久之執所業尙書前曰孩提不學不慮堯舜不思不勉同乎國模嘆曰孺子知良知矣能敬以恕吾何加焉自是從孔當受業徐景范文亦者韓門高弟子也比見先生嘆曰吾弗如邵子先生初讀傳習錄無所得卽而讀劉宗周人譜曰善乎吾知學王氏學者所始事矣年二十爲縣學生獨恥爲應舉之文入則讀古書出則古衣冠行市中未嘗旁視人傳以爲笑久之居祖祖母及父憂戒家人勿召僧七七陳梵誦經營窳窳必誠必信一慟盡哀鄉之前輩僉曰邵氏子善喪笑者愧之

卒年傳一百二十八

高

當是時書院諸先生相次歿諸生散去景范舉鄉試第一計偕京師卒先生獨行抱遺書守其師說而不變然貧無以自存走嘉興依故人課童子給食或有號稱講學用私憾與王文成爲難者方負重名其徒陳鏡馬彭數造先生相辨難不能屈則嘆曰吾哀若所學誠學若鄉人之學而已先生應曰若尙不知毀日月者之喪明自哀不暇而暇吾哀邪居數年一與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天泉四言陽明原本無極之說儒也龍谿浸淫無生之旨釋也不得以彼病此博肅拜曰博老矣惟吾子崇尙正學自愛河開李塔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哉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宛平孫承澤大學士孝感熊賜履先後以闢王氏學爲己任朝野之士譁然從之相與牽引詆訶以文成爲異端學者從事四子書又以能毀王氏學爲有功於章句集註庸俗羣師一談不破先生固疾之以爲是不足辯願在力行耳從同邑黃宗義問乾鑿度算法會稽董瑒受陣圖保定王正中學西歷將軍施琅振旅臺灣過西湖遭先生相與縱談沿海要害琅奇之請與俱北謝不行閒遊鎮江與梁化鳳部將講坐作擊刺之法一月而盡之淮安從防河卒問河淮離合狀北入河南訪黃流故道西走窺潼

關喟然曰土則古所耕也而水利亡矣奈何會歲辛巳知黃岡韋鍾藻
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博訪有紹文成之學者乃以禮幣致先生先一日
戒眾厥明諸弟子畢至知縣偕教諭訓導至弟子迎于門外揖至階先
生出泣階知縣升階揖先生揖教諭訓導次及諸弟子皆揖入釋菜于
先賢如禮出即講堂揖坐先生南向知縣西向教諭訓導東向弟子俟
於階童子誦詩闕先生爲講易艮卦知縣願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
既罷縣之父老喜曰數十年今見此也丙戌至山東戊子入京師商邱
宋至鄆萬經欲招之與一統志館先生謝曰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
卯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卒先生生順治五年戊子卒年六
十四先生貌豐目有光紵袍布履門庭潔如居室必正坐飲酒數升不
亂酒酣以往談忠孝事人人感動平生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身從弟
廷英數喜言視蠶之術固乞先生束脯所入行買輒喪之弗問也友教
陶家堰隣婦訓聲數出於相聞邵先生過數止一年而改數過道墟章
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器必再三拭乃敢進鄉里童子遭於
道必拱手立然士之爲俗學者輒敬之而心迂先生竟莫肯傳其學
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

先生少作觀心錄一卷宗義規之曰無實者弗爲先生輒燬之又撰明

五

史論百篇示景范景范曰未有無紀傳而論贊作者先生欲然謝不敏
先生既遊倦無所遇私念師友淵源之傳懼及身而即斬也乃思託著
述以自見以爲琦淹功微金許言絕於鑠文成立德以揭大臣任良知
曰伊孟出蠡午魚爛執心辨舌作陽明王子傳粵神宗朝異學披猖意
心之主惟戴山懋功祗悔而復藥羣冕狂謔靈志厥存沒揆首陽作戴
山劉子傳綿綿姚江浙東以醇江西以正良畿躋雜羅楊詭亂望齡汝
登逃戒慧定圓槃折槃敢告復性作王門弟子傳明道以不言如以身
鉉暨彪佳白首歸以全應鰲臆跡宗義纂言死復生不根何千萬年作
劉門弟子傳趙氏忽有民程黃錄之丞相開府生祭者北死哭者西六
陵冬青英孫珏來咽咽曲水蘭亭葬于斯作宋遺民所知傳裂儒冠而
僧師法別承徐枋顧絳陳恭尹之貞璞完厥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書
院飛以革半霖有篋載剝而復致良知是力誨爾後生無忘前則尚是
遊是息作姚江書院傳人人自作傳家家異同厥子有牒系厥臣有跡
蹤者舊有聞用紀於故邦作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卒後門
弟子合記序雜文編之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刻焉又考書院始末作
姚江書院志略四卷間從宗義問逸事受海外錄行國錄作東南紀事

同邑張五舉從海外芟舍歸先生就與諸論合以馮甦見聞隨筆作西
南紀事二書未成或云成輒燬矣先生娶陶氏生子四長承濂國子監
生考授州判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次承朱
孫九人承濂等初葬先生于慈谿之龍山仁和龔翔麟銘其墓後以形
家言曰不吉乃改葬先生之弟行向榮晉涵祖父也嘗從先生問古文
法嘆曰紹興自文成講學傳授矩矱代有四明所在多遺獻若張岱呂
章成撰著卓然先生實兼承其業自先生歿而紹興之師法與史學絕
矣筠謹案表所以表其人之大者今制三品以上用神道碑四品以下
用墓表宗義金石要例曰墓表有銘不可謂非也先生厥光不耀而行
與文實應銘法筠旣表先生兼取義于昌黎韓子所以銘施士句者而
重爲之系曰

君爽之邑系姓惟邵秦漢越宋餘姚支克肖代其有聞傳授異同以節
開先生曾祖母翁聖亦有教曰文曰行言修之道守先正正一髮引鈞
颯斯郡土脈先生死矣師微業絕卜改葬骨肉其言在家祀先生于鄉
鄉先生邪

勞先生史傳

彭細升

碑傳一百二十八

美

勞麟書名史浙江餘姚人世爲農麟書少就傳讀書長而躬耕以養父
母夜則披卷莊誦年十七讀朱子大學中庸序慨然發憤以道自任舉
動纖悉必依于禮購朱子近思錄讀數番立起設香案北面稽首曰吾
師在是矣恆自刻責以爲天之命我者若君之詔臣父之詔子一廢職
卽膺嚴譴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可不慎哉讀易啟蒙本義及橫圖圓
圖有疑不能晰輒仰天籲朱子曰子其牖我乎研慮旣久觸處洞然其
論學以爲下學之功始于不妄語不妄動極之至誠無歇手處引接後
學委曲盡誠傭工下隸皆引之向道曰盡汝職分務實做去終身不懈
聖賢矣勿自薄也聞者莫不爽然里中販賣者近麟書居不絕貨僞物
獨見牧童或折棄燬繳毀機杼有鬪爭者就麟書質往往置酒求解門
人桑調元自錢唐來謁論學數日將別送之曰吾壽不過三年恐不復
相見行矣勉之居三年麟書年五十九其九月語門人汪鑒曰不過今
月吾將去矣遂徧詣親友家飯與老者言所以教與少者言所以學已
而令家人治木飭喪事一遵朱子家禮晦前一夕趣具湯沐浴更衣移
牀正寢炳燭晏坐如平時旋就寢明晨聞喉中有聲撫之逝矣麟書嘗
言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是實理深山窮谷中有眞儒者出縱遜世不

見知其神明亦必在孔子左右無疑也一夕調元夢麟書從一大殿出執其手言曰汝禪子踴躍欲適萬里程吾何能釋懷調元驚寤後十年入太學瞻大成殿如夢所見調元字伊佐雍正中進士官工部主事引疾歸爲人清鯁絕俗足跡偏五岳晚年主灤原講席益暢師說刻餘山遺書麟書所著也鑿亦餘姚人嘗以父喪自雲南歸至漢川遇大風舟且覆鑿馬棺號哭誓以身殉忽風回得泊沙岸乃免眾呼爲汪孝子爲人矜尚志節旣從麟書學麟書戒之曰英氣客氣也其學以鎔之麟書之殉鑿實左右焉麟書二子長廷斌能食貧居喪不受賻賵後麟書七年卒

又餘山先生行狀

桑調元

先生姓勞諱史字麟書學者稱餘山先生餘姚人世居海濱之勞家球曾祖見山公諱伯龍祖起虞公諱儀鳳父元贊公諱弘毅俱耕讀不仕母陳孺人先生生而端凝不與羣兒伍容貌魁碩秀眉廣穎光氣煜然照人旣就傳讀經書塾師刪其注以己意默誦遇難字翻字書切究家貧歲儉早出家塾躬耕養二親盡誠奉事至壽終羣稱篤行居常夕荷鋤歸輒展卷至夜分不倦或謂其將應舉耶元贊公曰讀書窮理自正

碑傳一百二十八

毛

務詎必科名嘗就塾倚戶外竊聽聞說經義至克治身心敦飭倫常語疎然動容及參論行文佻巧法俾曲就題目頭屢掉去塾師偵知之召問故曰文以發揮聖賢之理此恐本意無之且當年創始作經義不應有此繩尺羣瞪顧嗟異年十七反復朱子大學中庸序嘆人心之波流傷異端之簧鼓慨然立志爲真儒以斯道爲己任一意發必勤辨公私舉動纖悉必求納乎禮奮勇力行若致命赴敵場人有以道學目笑之者愀然曰顧不能力進乎是爲深恥耳聞有朱子近思錄往縣中坊鋪購求不得適有人自紹興郡城歸攜是書畀之喜劇讀數番雙立起設香案北面稽拜曰吾師在是矣握管斷句讀觀其手澤勁若鋼鐵內求諸心森竦自責顧天命之性若君之詔臣父之付子兢兢惟恐隕越一廢職卽膺嚴譴不可違一墜家業卽窮無所歸研精大易取啟蒙本義參究橫圖二圖奧旨有疑義未晰仰呼吾朱夫子在天之靈啟我昏聩寢寢魂注不曹釋上虞顧氏延爲蒙師其家多藏書悉發其架籤日夜閱覽自經傳及子史悉覃研尤聚神於易蒼萃諸儒先探蹟鉤元之論兼綜理數參互考索獨見朱子爲至精至密冥契四聖人淵旨年二十四所學大進名所居齋曰須友常靜夜兀坐玩圖精思有所得書之如

橫渠先生之用功刻苦而沈潛涵泳不敢求速化闡先儒引端之旨而竟其緒亦時有已見豁然中開臺臺紬繹出前賢論說之所未嘗月白窗明萬籟幽寂此心澄然抱遺經究終始證諸目前入事物理往往昭於癸酉歲于道有所見亦是零星及今丁丑細玩大易河圖識所謂理一分殊殊覺省力翫邵子所云腳踏天根始識人手探月窟方知物覺萬物森然具在且覺吾心之象五竅居中宛一河圖也省力甚矣蓋癸酉先生年三十九至四十三而歲在丁丑恍然有以得其要領觀象微事觸處見理左右逢原覺全易在胸中融釋脫落妙悟元微迎刃而解剖別艱深破碎之論折虛憍而張者按之無物咀含故常味泊泊然來意境聿新若初聆聖賢警發明性有先後天體用之分指人受胎伊始及分脫墮地時所秉受其氣質之清濁醇駁于此別等差程子云言性不言氣不備剖析及此尤無賸蘊著格物錄貫徹三才羅絡萬象于身于物近取遠取高深極於天地幽隱窮乎鬼神莫不弋暨之九霄鉤出之重淵明形色天性之不離陰陽動靜之互宅造物行生混關之有常元工變化錯綜之無定舉纖毫無遁情仍一一歸諸確實不落影響

神傳一百二十八

元

斯誠精深曉暢獨纒微緒而令萬人灼見者也著邇言就日用提揭要旨以示門人大小叩俱鳴皆心得精語教子弟謂文可不攻書不可一日釋勤把未暇讀書不妄言動農而士矣洞徹古之學者一生祇此修己治人兩端不論窮達俱有當盡之心當為之事俛焉日有孳孳奉一心為嚴師不令一幾輕易雜出學以剛健篤實為本溯會子子思孟子朱子惟志氣剛健特立不撓克自樹立計審端致力歸根立命之地總喘篤實較然不欺其志自不妄語不妄動始極之誠立無歇手處天人

之理一誠盡之聖賢之功一敬盡之居敬工夫必整齊嚴肅始有把握而喫緊在居處恭先生年至艾耆腰骨挺挺終日夜正襟危坐無倦容而氣體舒遲從不形疾言遽色款接後學和顏悅色委曲盡誠開導見未達必旁喻曲證相說以解乃已故進叩者望見生嚴憚就聆談論仍樂其藹藹可親不忍去在坐無久暫慢易非僻之萌自消雖傭工下隸俱引之向道以謂盡汝當為職分務寔做去終身不懈即是聖人僕身雖賤而道彌尊纓佩入或操行穢瑣即不汝若遠甚毋自菲薄販夫賈遷近里居不忍著僞獨童牧豎折棄嬾繳機宰非食用常物不加掩取鄰族一時風尚婦人以艷妝炫服為惠即童娃出汲亦目不斜視近斥

鹵郊垆人有相雀角儒者力不勝拉就質先生輒自屈服願殺鵝置酒
求免殺鵝置酒姚俗也或強梁騁利辨徑同詣先生所一見羞報囁囁
不出聲先生因機婉導歸諸正輸心聽受邑令某素敬先生嘗就問政
對曰愛民問民何以愛對曰惟利民者是務令亟善其言而不能用卒
以之敗嗚呼先生一布衣無絲毫勢力憑藉以道德光明至誠感人信
從者眾韓子所謂薰其德而善其者目觀非虛乃不僅如王彥方鄉人
之稗莠者畏其知而居堂堂皇皇庶民庶顧心折蓬茅賤士欽仰德輝聞
如仁義之言悅從歎服聞者求於明偽者獻其誠此豈偶然也哉先生
終老田間無由展摠其所學嘗論聖功在操存其心王道在不私其利
井田不可復在講求水利封建不可復在擇賢久任學校須慎簡有德
望者隆其體使爲之師課實行不徒文藝則人才輩出窮居殷然與
天下相流通達必民不失望體用具備而不迂老尤深詣聽言遇事輒
判仁與不仁其精強有自來矣從叔有範年小於先生食鏡邑庠文譽
騰踔問藝多英雋人有以外事纏牽不能喚卻先生委婉盡規初若視
爲常談用益肫懇詞色殊苦曰覺心怛怛動久之幡然有省詣先生講
席請以師禮事列弟子行先生曰叔父第矢心聖賢黽勉實學有見聞

碑傳

一百二十八

五

詎忍不罄告斯禮所不敢承也嗣後敬叔父敬師各盡其道乃不徒於
尚舉業務反求諸身心名德遂光遇先生門人禮讓敘情款曰吾同門
也禪人樸實者潮塘盧氏子參于叢林夜跌坐選僧過舉佛號不應加
之竹片自云通身汗下往甬上來謁別乞先生送行序先生告之以哀
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大孝終身慕父母非終父母之
身乃終人子之身也故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
終其身皆慕父母之日卽終其身皆事父母之日也汝昧此身之所自
來而忘父母之恩勤從事寂滅甘心二本吾不强責汝爲儒盍歸而爲
父母之子乎樸實聞之泣下拘于其教而不能出有所親養之官署至
病革時痛哭云一無所得徒棄父母不事爲名教罪人死當以囚服歛
勿召僧送殯儒者哀其志先生道明德立遠近師尊之來學者益衆就
事提撕專務倫常日用鞭辟近裏時王學盛行士憚爲居敬窮理之學
喜趨徑捷憑倚良知卽可以至道遂詆朱子爲支離其立教曰無善無
惡心之體體若本無善如何鑿空發得出有善有惡意之動孟子謂乃
若其情則可爲善惡乃陷溺其心而然非率性者爲妄動知善知惡是
良知似矣然安得人人如陽明子見地高就所見行去無誤不靠實卽

物窮理則致字無著而所知亦不精爲善去惡是格物謂致知在誠意可乎朱子在卽物而窮其理一語顛撲不破陽明子欲徑捷知行合一曷若朱子知先行後知易行難二語之爲精確得博我約我之真脈乎且陽明子委秉剛明亦自由學有聞學者姿與學俱遠不逮而遽欲超詣自反失所依據陽明子忠盡國是戡靖禍亂炳著其平生所建之功業而所提唱未爲平實其門人更揚其波龍溪心齋竟入於禪傳習錄已明明蹉移至王門宗旨一編頽壞無隄防恐亦非陽明子所忍見其流弊朱子之學遞傳至何王金許至河東餘干切實無弊楊園稼書兩先生承一脈緒系導學者于大中至正之歸縱下學未能至極亦循循在途轍中未至流蕩而無所坊以得文行忠信之眞傳也陽明子越城稽山書院尊經閣記其應乎感也句上宜添其于未發也則有仁有義有禮有智庶爲周密先生之意殆爲不從未發之仁義禮智說來則遺卻性之善而應乎感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善如何鑿空發出非卽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謬乎故特補之則性之善實有根據也毛氏矜其辨博痛詆朱子此多見其囂張初何傷于日月其敘王學流派自有明來幾徧天下樓觀不遺學王者侈言其盛此見尤固臨濟曹洞鐘

神傳

一百二十八

卷

三

守

宗

王

板喧鳴聖道自昭揭中天會何加損時紹郡命太守卿宗王學行部至姚見客星山王文成公祀鞠躬稽拜孫忠烈公祠三長揖呂文安公祠睨其像而已先生偶在城太守素耳先生名折簡招致謝不往乃就見盛推文成公學術先生待言畢徐對曰鄉先生表表千古事功掀揭誠勝朝之柱石言未竟太守遽言未可以事功概其道學先生曰業莫大乎忠君國拯生民其事功誠不可泯且文成公與孫忠烈公同撐拄天地扶植綱常皆吾鄉杰出人物明公當一體表彰以興起懦頑明示標準太守意雖未合不能不屈服同宗副都介巖公以辨延先生至語溪講學大約端漸向于知行嚴辨別于義利導學者以切實爲己聖賢之道伊邇祇在倫常上隨時檢勘人曠蕩自由輒謂己有何愆不知自難鳴而起至辰刻已不無幾多妄念幾多妄言幾多妄動先儒謂檢點一日聞於人倫上有多少不盡分處此宜著猛省聽者神竦老成莫妙爭欲式瞻儀型親承明訓先生晚年涵養益冲粹色和而莊敬語正而溫醇人人願近有道薰然開耳目若坐春風中也介巖公惜楊園稼書兩先生不接席而語輝映德光使吾人矜式夙知吳興有卞君談理深微見解明迥往訪之與語殊不愜細叩夙所論說所自來云得之邢姓者

不肯言其名意是隱君子歎息而去歸姚渡百官江舟東下時先君攜
調元還故鄉省邱隴舟亦進行川涂望見鄰舟中端坐一耆儒講論弟
子左右侍聽甚肅心異之至驛亭堰待拔堰叩知爲餘山先生率調元
詣堰傍草舍敬謁且請遺稚子過先生舟受教許之方論格物致知調
元謂物卽明德中殺列之品類故天下無性外之物知卽明德中逗露
之靈光故孩提有不慮之知先生訝詰此語誰教汝具道素無師昨冬
有孝豐錢惕菴先生名之必來杭寓鄰寺得相從講解逾月聞此乃領
之重爲剖晰舟抵岸先生以調元爲可教府君卽命受業于門進拜留
語三日夜聞所未聞快然開明恍然悚教以立志大存心細誠聰明
慎勿誤用調元已十五歲矣屬奇惕菴先生書其略曰今之篤志爲實
學者誰乎自功利之習深中于人心士讀書作文講明義理辨晰亦非
不精祇以爲梯榮之具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一得志惟榮身肥家是
圖沈溺于聲色貨利拋卻聖賢懇苦守待之本旨其秉心有不逮言者
一不遇卽怨尤叢集孟子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旣得人爵而
棄其天爵今之要人爵者并不是修天爵惟將聖賢道理作好時文卽
外爲塗飾亦不過作口頭應酬初未嘗砥礪廉隅某嘗目擊而深悲之

碑傳一百二十八

三

數十年來欲求同志之友其切劇興起斯道使人心習尙盡歸於正苦
寥寥不多見比聞彙生述先生志傲而行卓教學者以窮研克治始如
聞空谷足音云云旣而惕菴門人耶鎮至杭云惕菴先生已于新歲易
簣矣奉所寄書歸焚總帷前約明年同至姚從學于先生至期詣謁相
顧語至泣下先生謂鎮質魯但遵所聞究所見一志力行得寸則寸終
不失其軌又明年三謁先生命多留數日講解疑義訓飭諄復臨別直
送至埭口云吾壽不過三年汝恐不得繼相見故爲此叮嚀調元驚涕
謂先生身極強健調元歲當從父歸姚何爲作此言先生曰修短有定
數去來有常理汝慮家事纏牽未得脫身然終望汝重來相晤釀涕而
別嗣連歲先君客遊艱家計且多故侍慈闈不忍暫離癸巳新正先生
完長子婚傳家事元宵招門人汪鑒聚處須友齋語是月吾將去鑒大
驚見先生體甚康稔先生不妄語卽日自寓舍移侍函丈汪鑒者父薄
宦滇南卒萬里扶柩歸至漢川幾覆舟號哭志與俱沈忽颿風薄沙岸
得免眾呼汪孝子者也性尙氣節返姚從學久先生謂英氣卽客氣必
陶鎔歸寧靜始可凝道至是惻惻侍先生起居先生方徧從親友家飯
與老者言言教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眾言言忠信慈祥有

來候者亦款洽盡歡至二十三日令治木因家貧慮倉卒可便爲之稱
有無不須過美飭諸事從家禮行自喪先生父母時早不用浮屠酒肉
俗已有效法之者二子與門人惶惑請夜不息火環侍揮使去數日來
飲食眠起如平常二十九日高春趣具湯沐浴更衣移床至正寢炳
燭宴坐尚神清氣定卻飲食不進親舊俱集中庭二子謝乞弗擾乃泣
跪請遺命曰吾平日教汝請至第守之弗失更何言對鑿曰調元何不
來也調元何不來也吾遺稿可付之乃就寢駒熟睡親舊俱散獨二
子與鑿侍側伺動定至次日寅初聞喉中痰聲起二子與鑿急薄枕號
呼逝矣實康熙癸巳年正月三十日也距生於順治乙未九月初四日
午時得壽五十有九親舊聞故嗟異哭聲載路至庭不絕舍飯時顏色
溫腴不改是年四十里內松柏俱凋瘁娶陳孺人幽靜居壺內奉養祭
賓豆惟謹四方學者至隨所有設食不露支紕之迹外庭徹旦談論中
夜具粉餐湯者無厭數調元頻年就訓誨躬親受明恩至滿將盡聞隔
屋機聲猶軋軋先先生四年卒子二長廷栻恭謹樸訥娶童氏次廷模
後先生數月卒殯既權厝汪鑿捧遺書至錢塘授調元始聞赴與同學
友盧存心就書齋爲位拜哭三人皆失聲存心夙慕先生之道者也先

碑傳一百二十八

是正月晦夕調元夢先生自一宏窳大殿字趨出執調元手言汝稚子
踽踽欲適萬里程吾何能放懷殊撫恤形顏調元驚寤心動疑不祥語
存心存心慰言先生屬念之殷云爾乃果山頽木壤調元自此安仰安
放矣嗚呼痛哉後十年調元入成均瞻仰大成殿宛如夢中所見規模
先生嘗言深山窮谷中果有人篤志力學造詣深純必修身見于世縱
遯世不見知以沒其神魄必在先聖左右第未曾奉配兩廡不分受明
禋之享耳如王安石王雱父子何曾敢溷入櫺星門此以知先生神魂
在先聖左右審矣遺書閒莫辨草稿字畫所言大易橫圓二圖義媿未
能測識不敢妄補綴中年苦縛塵纓心蠱眼翳至歸老匡居靜翫微言
始編成卷帙書有格物錄有大學中庸廣義有邇言及辨論雜文今總
標爲餘山先生遺書刻之以傳世行遠先生言人心靜極即能前知如
董五經知程先生來消息甚大及叩其中寔無有釋子禪定能照鑑正
如是然無卽物窮理工夫一應事卽昏瞶坐空山中能知未來及衣紫
關方丈寸心憧擾味然罔覺禍患臨頭始云孽障到致可哀愍故前知
無足異先生三年前卽知全歸之期至期從容飭家政別親舊無疾而
終平素覘幾占事無不奇中數根于理非如京房管輅郭璞等專精數

學可倫比蓋從源頭貫徹故百家支流如納音納甲星經葬經醫卜之類一覽而曉并識其致遠恐泥處由流遠與源抵悟之故故遺書中所言陰陽變化從易圖確實指陳無愾悅之談無穿鑿之弊又懇切引人向大道繼往開來闡明天人精奧與談禩祥迴別太元參同潛虛語多幽隱皇極經世較醇亦尚有鶻突先生言四時行春夏秋冬相遞禪是天道根乎太極一氣循環俱不貳實理流行邵子以皇帝王霸分屬是直以霸爲功用之正天道詎有是駁雜當時二程子何不匡正乃知先生持論醇乎其醇誠粹然大儒之言也先生遺命勿請祀于鄉故後學不敢公舉又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私諡非古故不敢以陳文範孟貞曜私議易名子婦童氏先生同志友憲文先生諱懋德之女也年十五歸廷斌不而月居喪哀禮見儒門矩範時廷斌盡卻所親賻贈之儀與婦同心早夜力作營喪葬七年而廷斌卒無子赤貧誓守哀慟不敢殉將營舅姑與夫之葬待立後承祀仍不受一毫仗助鬻而閉戶織紡於雍正元年葬舅姑于河圈植石楠作宰木時族眾以地近海不半里慮洪波衝囓曰此先舅所定葬地治命不敢違也大司空孝感存齊涂公天相知先生平生屬縣令以潛修寔學表墓復碑揭故里眉馭過此

碑傳一百二十八

必駐足流連嘆息曰勞夫子不再見矣明年七月十八日潮溢蕩民人廬舍沿海數百里水獨不沒河圈上下村堡賴以存夫柩以在淺土漂去乃號泣特祀先訣族眾胞弟子卿與俱行日若尋夫柩不得赴海不復歸矣眾力阻謂故塚且多壞填塗白骨矧浮厝且歿時貧不能具好棺茫茫野水何處覓汝夫柩耶曰吾夫柩自可辨識因木不美故歲索絢縱橫纏千百道當不散倘漂沒矢死不苟活也數十里外因草繩絆樹枝懸著不去哭昇歸哀感行道乾隆甲子始克葬立從子汝整爲後守耕讀家風已巳年公舉得

旌表郡杜太守甲以索綯奇節表其門見聞者俱謂兩家儒風不墜副都閩汀雷翠庭學使鉉興學於浙最欽崇遺書謂可繼宋五子以山仰餘光顏祠楣稱後學趣調元早撰行狀欲作遺書序而遽騎箕矣惜哉豐潤董定巖觀察榕守九江府時躬周濂溪書院於廬山之陰延調元爲山長讀遺書中闡明易圖精義與周夫子圖說易通合特建餘山先生須友堂于周夫子祠側興起後學調元詩所謂乾坤此舉萬萬古須友祠楹借初終又云餘山精靈陟丹構是也定巖初宗王學因與之細讀遺書且舉唯州湯文正公答當湖陸清獻公書相證云某少而失學

長無師承晚乃知朱子之學切寔謹嚴語不及孫徵君初文正公辭官歸師孫徵君夏峯于蘇門山著論發揮王學解王門立教之旨於上三語特詳明至爲善去惡是格物一語懸置無所解作徵君墓誌銘推尊其師宗傳溢於毫素晚年願心契朱子一歸醇正宜何所取法乃悟遂欲效文正公之宗朱子作聖學入門課程爲餘山承學之人矣仁和沈菽林司臬廷芳續竹垞朱氏經義考推先生邃于易學卓爲經師人師遂自稱私淑門人于山東濰源書院建朱子祠以楊園稼書餘山三先生從祀大昌朱子之學以上泝先聖之傳調元方濫席濰源其相鼓勵士莫不感奮黃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閱年久而始成調元徧訪門人故老遲之又久始齋戒泚筆其神怪事悉不錄具質言其實

朝廷他日徵求儒林耆碩遺跡上之史館俾有據以傳信焉門人桑調元謹狀

吳先生慎傳

汪繼升

施廣

張夏附

吳徽仲名慎江南歙縣諸生也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于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故號曰敬菴初游梁谿于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彙旃

碑傳一百二十八

卷

三

言

三

言

三

言

三

言

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從不倦徽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斂容傾聽也已而歸歙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眾老于家文儀名遂居徽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既長篤于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雒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于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惓然曰學者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于躬行已兩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于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施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既虹玉率其子儋囊友力學初受業于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彊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遽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

小學淪注又攷先儒遺書著雒閩原流錄卒年八十餘

徐先生世沐傳

雷錄

先生名世沐字爾瀚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晚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視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于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已反求務有益于身心其辨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于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菴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行高而學不醇蓋不苟同類此晚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戶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歎颺言于眾由是安溪李公當湖陸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以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歿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于學術異同非橫稜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

張先生鵬翼傳

雷錄

張先生諱鵬翼字蜚子晚號警菴汀之連城新泉鄉人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整終日端坐跣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爲理學入門又爲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爲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史案攷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說當明季學術龐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峯李中孚黃梨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

朱異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蒐羅碩彥悔未
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閩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
請列祀鄉賢

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
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柚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
行即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
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
放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龍陽聲遊其及門則
黃建中劉倬皆克守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目錄

理學下

高先生愈傳 彭紹升

又紫超高先生傳 顧棟高

顧先生培傳 彭紹升

顧先生鼇傳 顧棟高

又附通志湯之錡金敞二則

崔先生渭源墓誌銘 胡具慶

向先生濬傳 彭紹升

朱先生澤漢行狀 王箴傳

王徵君先生心敬傳 劉青芝

強君嶽立墓誌銘 張秉直

童先生能靈墓誌銘 雷鉉

張先生朝晉事狀 錢泰吉

際先生綱墓誌銘 法坤宏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絨墓表 朱筠

鄧先生元昌傳 彭紹升

又鄧先生墓表 羅有高

姜先生國霖言行記 閻循觀

任先生瑗墓表 韓夢周

鄉貢進士候選知縣涂先生瑞墓誌銘 魯仕驥

婺源余生元遴墓誌銘 朱筠

吳先生元音傳 丁子復

任先生思謙墓表 魯仕驥

蔣先生元傳 丁子復

互見上篇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嘉興錢儀吉纂錄

理學下

高先生愈傳 彭紹升

高紫超名愈江南無錫人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讀忠憲遺書卽有向學之志既壯補諸生平居不事帖括日誦遺經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之辨嘗曰士求自立須自不忘溝壑始事親孝父晉侯嗜酒愈必具酒肉出就人飲每遣童往候而已屏立路旁俟與主人別則趨而掖以歸以爲常先後居父母喪不飲酒會肉不內寢有兩兄皆前歿撫其孤男女爲之昏嫁初有田數十畝所入錢輒隨手盡晚年遂大困嘗餓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上眺望充然樂也儀封張清恪爲巡撫檄有司延紫超主東林講會紫超以瘍疾不行有司饋之人蔑不受平居體安氣和雖子弟未嘗訶譙終日凝坐不欠伸當盛夏不裸跣與人會不越簋下箸有忿爭者至紫超前輒愧悔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謫獨于紫超僉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八卒嘗注周禮及朱子小學乾隆中督學尹公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

又紫超高先生傳

碑傳集卷一百二十九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攀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先生讀書之聲卽牽衣入塾授書成誦十歲讀忠憲公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會餼輒歷其曹而先生居恆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省門閭然以明經老里中士大夫至不敢以二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心定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備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小豎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於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愈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遣僮使往候已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拱揖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會肉內寢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矣執禮一如喪母時先生兩兄皆早世伯兄子宥而遨遠出數年不還先生裹糧走數百里訪得之天寒雨雪兄子單衣慄甚出衣履服之載以歸方謀爲授室忽又出求之不獲先生乃析產爲之授仲兄子令主其祀嫁伯兄女撫仲兄二子如子婚娶之費一皆出先生時先生饋饗不踰數十畝藉脯脩以養恆閱無儲先生夷然不以屑意

也歲己未早庚申大水水流室中數尺餘先生姊妹攜男女來會先生度版爲高閣令諸人坐其上雜豆爲飯共食之歡然而樂先生教人不爲嚴厲務以身化雖子弟未嘗有疾言遽色人有忿爭者至先生前自慚汗愧屈而先生與語若惟恐傷之某嘗從先生遊見先生坐講經義娓娓不倦至會時則爲置會開雜以酒殺雖盡歡未嘗有譁笑聲終日不欠伸跛倚卽當空乏時清坐相對和氣溢眉宇退而猶有餘味也先生旣不問家有所得輒手盡晚年困益甚嘗茹粥七日先生方挈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親故有遇者見先生貌益充嗚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檄無錫縣延先生主東林講會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餽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爲學不尙議論惟致力於謹言慎行節躬踐履閒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爲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守此不易邑人有以學道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詆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享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嚴命信道甚篤家不用祈禳治喪不作浮屠佛事子痘瀕於危家人咸請禳於神卒不往竟亦無恙完養極密盛暑不裸體跣足與人會不越簋下箸終日宴然坐一室於經書無所不窺尤深於春秋周禮儀禮周禮稿凡數十易今有周禮註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於家雍正癸丑四月下浣受業門生顧棟高百拜謹撰

顧先先生培傳彭紹升

顧昉滋名培江南無錫人少善病母憂其不壽命棄舉子業習長生家言事導引頗得其術年二十五從宜興湯之錡問學幡然悔曰道在人倫庶物而已乃吾向者之自私也甚哉之錡歿有弟子曰金敬昉滋築其學山居以延敵晨夕講習遵高子靜坐法以整齊嚴肅爲入德之方默識未發之中久之遂篤信性善之旨動靜語默無非學矣晚歲四方來學者日眾春秋大會山居行復七規有請益者教以默識其大原實體諸倫物七日期畢釋奠于先師習禮歌詩歲以爲常張清恪撫吳時詣東林講學頗疑靜坐之說昉滋往復千言暢高子之旨其言甚辯清恪不能難也年七十九卒

顧先先生鼂傳顧棟高

先生姓顧氏諱鼂字雋生晚自號恆惺明某科給事中諱可久六世孫少時性情偏于剛果時宜與先生默齋儀詩案宜與下當有湯字乃與湯也講學于錫甲子先生年二十六與族兄俟齋遵湯先生教舉行高

子復七規坐至三日夜心地頓覺開胸中歷歷作得主宰自此一意習靜以爲從此可造聖賢之域程子所謂尋孔顏樂處不外是矣辛未毘陵金閭齋先生來錫與俟齋買屋錫山之麓爲讀書靜坐計名其學山居錫山去城五里而山居適當其半面山臨溪景絕幽雅開齋以明季遺老倡導其中每春秋二大會四方來就者不下百餘人先生與俟齋主其事俟齋性樂易而先生嚴毅清苦與人爭不合輒面發赤後進多望而畏之然誠意懇款其面刺人過初若不堪久而心服曰先生愛我其與人同善人意雖與先生不合者亦深信之曰是實然但不通人情責人以太難耳先生靜習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靜坐嘗懸一盞香于中庭倦極始就枕約二更許懸錢爲度下以銅器承之香到錢落鏗然有聲卽醒起復坐如是爲常然緣是得心氣上升太陽閉結之證丙子年三十八致書於關中李二曲先生備陳向時之略得力及近日病痛併問朱陸異同娓娓數千言二曲手書答復宛如一堂面質先生嘗謂白沙易學二曲謂不妨就資之所近學之先生自號恆惺取常惺惺義大旨欲靜坐中透出而後可讀書撥棄俗學支離及辭章口耳之習一時從學者遂有棄去舉業之說矣先生執友同邑則有高先生紫超

碑傳一百二十九

三

與俟齋武進有章我任顧確士宜興有尹勿僞溧陽有史支封歲戊寅支封與勿僞患舉業之妨功而授徒者率以舉業不獲教弟子以正學也遂欲鳩聚諸友買田曹莊爲力耕代館之計致書先生并要以三事一罷應舉二停處館三早擇居先生手書力止之謂今日之計必使天下之爲舉業者皆從事於身心而勿溺於污下天下爲正學者道德與文章交勉而勿以棄舉業爲高而後士風可振正學得興若立教而先欲其棄舉業是使讀書聰雋之士皆裹足不前而所得皆不通文理好高立異之徒使談王說霸江湖無賴等輩皆得影響附和其爲正學之病不小且使棄處館而力耕終日皇皇謀利其愈于處館幾何若欲擇居爲讀書會友計則敝邑之山居儘可棲息無用舍此取彼諸子不從拮据三年卒至大困而其學山遂屬於他氏先生與俟齋靜坐以高子爲歸而張清恪公專主當湖撫吳時會講東林議論不合辛丑余成進士出清恪公之門初謁見首問貴鄉學術歸正否海內指爲錫山學派云先生長余二十歲爲丈人行余年十六謬有志於學先生大喜引入山居備承訓誘人或指爲好名先生曰此正相反今日與東林之學大異東林主壇站者皆係青雲之士當日從遊光揚聲之意今之來者

皆布衣崎窮好名者必不肯來名於何有其任道之力衛道之勇出於天性但手勢太重不免有病先生亦自知之易實時猶延俟齋至榻前講學蓋死而後已云年五十有八子二人潛尊德

論曰吾邑其學山居實延道南之一線相繼主持者爲湯金暨侯齋與先生三十年來邑中後學蒸蒸興起四方來就者日眾逮曹莊之事起而山居遂廢先生實與之相終始此亦學脈興廢之一大機也一時諸子好爲大言高論慕古爲奇難之事而先生持論獨近裏著實令當今可行使從先生之言山居豈至廢墜哉余論先生而獨有慨於曹莊之事因備陳其顛末使後之志邑乘者有考焉

通志湯之錡字世調宜興人仿高忠憲復七規春秋兩會四方學者

翁然宗之延陵書院錡山東林書院各延主講席不就而詢朱陸異

同者則曰願力行何如耳多辨論何益其卒也正襟危坐而逝

又金徹字廓明靖江人師事荆溪湯之錡長之錡三歲執禮恭謹之

錡卒卜居無錫遵復七規與同志靜坐讀書興起者甚眾

儀吉案此論中湯金偶得其事記之

崔先生涓源墓誌銘

碑傳一百二十九

四

嗚呼自吾鄉孫鍾元先生倡道蘇門一時合志同方其講明正學者河南則湯潛菴先生河北則崔玉階先生也洎鍾元先生歿而湯崔兩先生亦相繼卽世學者無所師法遂置正學不講其有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居講學之名而克盡其實者以慶所見數十年來惟我肖玉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涓源號清夫玉階先生次子也其先世居保定之新安祖九圍順治辛卯鄉薦任白水縣令始自新安遷長垣故先生爲長垣人考玉階先生諱蔚林戊戌進士累官宮詹立朝有古名臣風而生平尤潛心聖學深入理奧當代稱儒宗焉先生幼而穎異神清而質粹年十五六時卽致力聖賢之學白水公允奇愛之因字之曰肖玉蓋深喜先生之克肖其父也爲制舉業精潔淵微渣滓淘洗淨盡而屢試不第僅登乙酉副榜士林爲搯擊然先生雅不以科名得喪介懷惟篤志力行閭然自修爲務憶戊子之歲與慶借試都門寓報國寺僧舍嘗語慶曰爲學必向日用倫常中著力方是實際工夫庸言庸行其味無窮彼務名而不務實者必不知此中真味也嗚呼至哉言也卽此足以槩先生之生平矣方先生年六歲母梁淑人卒哀毀盡禮一如成人又恐父過傷每忍慟從旁勸慰此九人所難者宮詹公子告歸林下嘗蒼

疴蘇門先生涕泣請從每會畢輒呼從者進肩輿先生挾書一卷茶一
鐺隨其後宮詹公嘯歌山巔先生以書聲佐之至暮而歸日以爲常及
宮詹公疾篤延醫侍藥左右於病榻前不暇食不安寢者七晝夜宮詹
公病竟不起先生時年十四執喪三年寢處於土室半開不爐不扇布
被委塵土中嘗數日不展後每至宮詹公遺疾之日輒潸然內傷越旬
餘猶容色慘戚一若初喪然是時白水公猶在堂也先生以孫代子事
之十餘年如一日白水公性極嚴見人稍有失輒呵責之惟先生委曲
承順能得其歡心焉繼母張淑人素多病先生竭力奉養歷三十餘年
無一事一言拂其意者侍疾於傍常至夜分不數命之退不敢退雖嚴
寒風雪中亦然張淑人外家貧嘗解囊周給之不待張淑人言也其善
體親心多此類事伯兄以事父之禮敬而愛之閱四十餘年無幾微毫
髮之間張淑人嘗命先生與伯兄析居於分產之外張淑人自留蒼老
地四百畝又以三女在室各除地百畝爲遣嫁費及張淑人卒先生悉
歸之伯兄復加以地三頃屋三區伯兄辭之先生乃著歸正說以堅求
其受曰此非讓產也乃兄所應得而弟歸之耳性好義樂施嘗仿范文
正義田以周族黨然又不欲以義田爲名曰吾惟隨分自盡而已有堂

與神傳一百二十九

兄以地求售索價百金先生卽其價買之既而復以地歸其家曰我非
買也相助耳與人交坦易和平不立崖岸故凡與先生游者如飲醇醪
而向冬日焉有女奴買已逾年後知其會字人也卽詔其父母還之不
問原值其人泣謝而去有盜賣先生田者置不問曰此迫於飢餓故耳
何足較其厚德之及人類如此嗚呼先生一生誠所謂庸言之信庸行
之謹自父母兄弟推而至於宗黨內外實無一欠缺罅漏使人可指摘
而疵議之者矣雖平時不居講學之名而已克盡其實故自吾鄉孫鍾
元先生而後足任斯道之傳者吾斷以歸之先生先生元配胡孺人吾
姑也先祖湖廣布政使諱戴仁公女沈靜端莊與先生相敬如賓辭紉
綺而甘淡素若桓少君之於鮑子都焉前先生三十一年卒繼配成孺
人按察司參議諱某公女柔順和易貴而不驕前先生二十六年卒兩
孺人之事張淑人也必敬必謹令無不從妝奩巾幌之屬窺張淑人心
所喜者卽奉之必求受而後已其孝事繼姑蓋得於先生刑于之化深
矣筵室李氏舉丈夫子二長鎰領雍正己酉鄉薦少承先生家訓能身
體而力行之言動舉止酷肖先生識者知爲遠到之器次鈔亦能以學
行世其家女子子二孫男四女孫二聘字俱仕族先生清癯善病至晚

年連遭繼母伯兄之喪哭泣自傷而病增劇然病中神志湛然每舉存
順歿之義爲家人曉諭之及疾革令取巾櫛自沐浴子女家務一無
所囑惟命子鎰纂述宮簷公遺事續入家譜言畢正容而逝時雍正庚
戌六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康熙甲寅八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七越
三年壬子之冬鎰卜以十二月八日奉先生柩與兩孺人合葬於垣邑
鄧岡之原而前期專使來雍邱以先生墓門之石屬慶爲之銘嗚呼慶
何足以銘先生況先生生平爲學惟務閭修不惟不求名於當時抑且
不求名於後世慶卽心摹手追舉先生嘉言懿行替萃成編以告來者
亦非先生所樂居然按其事狀追惟嚆昔之言益信先生非欺我則取
其所心悅誠服之實德實行勸諸貞珉以示天下後世微鎰之請慶亦
有所不能自己者又豈容以不文辭哉雖然世之爲諛墓之文者孰不
曰事親孝也事兄悌也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間無所處而不善也今
慶論次先生之行事得毋疑其與此類等耶不知先生於綱常倫物間
實有一段至誠惻怛之心貫徹於其中極纏綿固結而不可解其事親
之孝事兄之悌夫婦朋友宗族鄉黨之無所處而不善者皆從一片真
性中流出故慶之敘述先生無愧辭而先生亦可當之而不愧惟是慶

神傳

一百二十九

六

才庸辭拙於先生不可傳之眞意未足以形容其萬一此則慶之不能
無愧於先生者耳先生旣中副車例應授職既子貴亦例應得封又於
慶爲親屬之尊今乃不以尊屬稱亦不以官階稱而獨稱之曰肖玉先
生者重道也且以著崔氏家學之有傳也睢州湯潛菴先生有季子曰
穉平亦能傳其家學與慶素相友善今慶旣爲此誌又將緘寄穉平相
與憑弔而哀輓之九原如可作也亦可以幸吾道之不孤矣銘曰
望佳城兮鬱蒼蒼弔靈均兮召巫陽先生之體兮於此焉藏先生之神
焉猶充塞於八荒一片肫誠兮固瓦古而有常想形容於彷彿兮常覺
益乎其洋洋下則精金璞玉呈其象上則景星慶雲耀其光知心源之
未死如觀之於羹牆嗚呼先生可謂不亡

向先生潛傳

彭紹升

向荆山名濬浙江山陰人少攻舉子業年二十餘居母喪始觀性理書
一日讀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瞿然曰吾其遂甘爲禽獸
乎切已悔過心不寧者數月王行九者王文成公裔也方講致良知之
學荆山往而請業聞其言輒心開去而以書往復者數四益自信遂奮
力于學聚里中十餘人爲輔仁會每月朔一舉威儀進止咸有法度居

久之里人皆以癡目之荆山聞而笑曰其然乎其然乎作癡人傳辭曰
浙江之濱有人焉問其姓氏不答觀其行大類癡者人遂共以癡呼之
其平居也首不脫冠身不去衣立未嘗跛坐未嘗箕行無緩急翼如其
趨自手至足繩尺是拘當世所尚曰惟酒脫視此所爲癡復何說每直
無事危坐終日或誦詩書或玩周易思而未得如負重疾迫乎既得不
勝悅懌忽憂忽喜循環莫息在旁觀者莫測其由指之爲癡更復何尤
及與物接互相談論或雄其辯動人聽聞或俯其首寂無所云言或非
禮拒而弗答道或不同厲聲正色時尙圓巧彼獨方拙癡之一言非此
安設情之所發多與世忤人之所爭彼乃弗顧人之所欣彼或加怒是
非當前一衷以理毀譽及躬弗悲以喜見義勇爲奮不自止聲色貨利
脫然如洗與物無競與世無爭苟非癡人復誰其能生質之累幾于下
愚人皆了了彼則若迷妄效聖賢望焉以趨堯舜之中孔顏之樂太極
圓圖先天心學汲汲孜孜窮探力索上希鄒魯下師濂雍言稱古昔動
法先王惡聞人過樂道人長凡此所爲癡人肺腸烏乎天地有此癡氣
聚而成人爲世所異自古及今繩繩相繼後有來者幸無自棄荆山服
膺王學者且六七年已讀程朱書忽自疑偶于肆中得高忠憲公年譜

碑傳一百二十九

七

讀之遂舍其所學一以程朱爲宗確守小學近思錄章句集注諸書與
其學者辨析異同反覆不倦其自省亦日密嘗言事事反躬刻刻畏天
一刻不畏天便是罪過一事不反躬便涉怨尤故其平居雖小過失刻
責甚至日之所作夜必告天家貧或終日不舉火而手不釋書著志學
錄明其所得于程朱者雍正九年卒門人黃序言程魯望傳其學序言
名良輔魯望名登泰與荆山同鄉里聞其論學有省遂受業焉始宗王
學已卒歸于程朱序言能文章善聞其師說魯望以待父病得咯血疾
疾亟讀書不輟或止之則曰死命耳以學死不愈于徒死乎卒時年二
十九序言後荆山一年卒

朱先生澤漢行狀

王篋傳

先生諱澤漢字湘淘別號止泉姓朱氏揚州寶應人前明有凌谿先生
諱應登射陂先生諱曰藩俱以文學有盛名先生之七世祖六世祖也
曾祖諱爾遠邑諸生封中書舍人祖諱克簡順治丁亥進士仕雲南道
御史父諱約康熙壬子副榜仕晉州牧先生晉州公之次子也生而端
慤爲兒童不好嬉戲言動如老成人旣長遊鄉校雖習舉子業而志意
高遠儻然有出塵之趣嘗侍祖御史公庭側得性理全書觀之心悅神

怡景仰聖賢撫膺歎慕不能自已偶於書肆購得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喜甚卽尋其次序小學四書孝經易書詩三禮春秋經傳計年熟讀旁及通鑑綱目文獻通考大學衍義周程張朱賢明儒文集無不一一研究窮日繼夜雖遭水旱貧窘以逮婚喪酬應擾攘之中自立課程不暫輟又侍父晉州公山左費縣署中費有故家高某藏書極多先生盡借觀之二十一史依次閱畢其於兩漢三國唐宋五代中賢人君子嘉言善行與經制典則之要皆手錄之積久成帙嘗究心天文之學聞海陵泗源陳公厚耀精天文往請問焉得渾天圖以歸自製之中夜起觀推測盡識其故又聚歷代輿圖攷知寰宇分合按之禹貢九州凡險夷因革要害之處罔不瞭如指掌至於黃河之自源達流而入於海歷代遷徙與或潰或塞之利弊又其精詳無遺者也蓋先生少時專務該博多識強記而於聖賢切要之言反躬體察恨未得其要歸願獨念朱子之學實繼周程而紹顏孟以上溯孔子自昔朱子者陸象山倡于前王陽明幟于後因有謂朱子爲道問學陸象山王陽明爲尊德性分門裂戶勢同水火以是蓄疑于中久而莫釋然後伏取朱子文集語類全編讀之潛思力究至忘寢食初從中和舊說序已發未發說與湖南諸

人傳一百二十九

人

公答張欽夫書知其用功親切惟在靜中持守不敢昏亂動中省察不敢紛馳幾信朱子傳心之奧在是矣而又以爲靜中之動動中之靜終未融徹復不能無疑乃玩答陳超宗陳器之林德久林擇之書玉山講義及太極圖說西銘註解遂恍然悟夫未發時四德渾具自有條理已發時四端各見品節不差而語類中陳北溪所錄窮究根源來歷一條爲教人入門下手處蓋學者先識義理大槩規模于胸中而日用之閒整齊嚴肅惟從莊敬涵養做工夫自一身之中以至人倫事物之故卽于莊敬涵養中窮究根源來歷如何皆有以察夫天命之極致而真知同誠有見夫靜則昭昭不昧而天理渾淪之原於此而存動則井井有條而天理脈絡之分於此而發一動一靜雖有體用之殊而體常用不離體靜固凝然動亦凝然境有萬變心體則一凡經書子史所爲妙道精義者活潑洋溢皆統攝于此融洽于此此先生四十以前之槩也由是深信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孔子相傳以來之的緒有不可得而移易者蓋居敬者存其天理之本然而非空寂窮理者窮其天理之條件而非外馳故從來道問學莫如朱子尊德性亦莫如朱子彼夫

爲朱陸同異之說妄以尊道分塗者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卽學朱子之學而居敬不知體認已發未發斯理流行之實徒矜持于貌言視聽之閒未免昏憤紛擾徒勞把捉窮理不知推尋性情體段身心源頭之實遠徧觀夫天下事物之繁亦未免失卻本領汎濫無歸是則所謂居敬者豈朱子之居敬而所謂窮理者豈朱子之窮理哉先生蓋積十餘年從朱子書中加精思實體之功而後信爲學脈不易之傳也先生既得朱子之學脈涵養玩索之功日嚴日密始者涵養猶須著力久而益熟覺四德端緒昭著分明始者玩索猶費思慮久而益徹覺經史旨趣觸類貫通存心窮理只是一事窮卽窮其所存之理日益昭明存卽存其所窮之理日益安固蓋有不可得而精粗者自四十以後又二十餘年其積累沈深造詣峻絕至於如此嗚呼朱子之學其密切要妙之旨當時及門如陳北溪黃勉齋蔡西山九峰諸先生親承指授守之無訛迨其後傳之愈久而愈失其真前明惟薛文清胡敬齋兩先生實紹其統而教不大行自王陽明惟尊陸象山倡良知之說輒敢目朱子爲支離晦盲否塞百有餘年雖其後生徒潰敗破決藩籬賴東林諸賢以及近世大儒閑邪衛道之力大聲疾呼而於朱子密切要妙之旨剖析

禪傳一百二十九

未精先生生數百年後獨從遺編探其微言以體諸身以存諸心雖以布衣終老不獲顯於時而闢室屋漏篤實自修不求聞達之志擬之蔡西山九峰兩先生以及胡敬齋先生蓋先後相望如同一轍云先生誨人必由其誠有來學者誘掖鼓舞至於再三晚年來學益眾終日答問疊疊不已嘗語學者曰士之專務讀書而不知存養者固有入耳出口買櫝還珠之弊若專務存養而不於經史千條萬緒中貫穿會通亦祇爲釋老之清淨非儒者正宗吾願自今學者取四書五經及周程張朱書熟讀詳玩躬體心會如是數年自見得從古聖賢相傳的緒非他說所能感也其論存心有曰人之有身各得天地生物之理以生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心所謂仁也其截然斷制者則爲義其肅然恭敬者則爲禮其惺然分辨者則爲智仁義禮智粹然至善渾具於心是卽未發之中庸所謂容執敬別薄博淵泉者正形容其妙及其既發亦只此四者當愛而愛當斷而斷當恭而恭當辨而辨由內形外肫誠懇摯雖尋常小事皆此本領流露蓋所謂體用一原者可見于此而其喫緊著力唯在於敬之一字靜時能敬則四德之根發榮滋長體段呈露動時能敬則四德之萌直達流行節目分明此朱子發揮敬字最爲聖學存

心之要若陽明之存心首言無善無惡當其未發已翦伐至善根源既同釋氏之斷滅逮其應事祇欲隨緣應付又類老氏之無爲內外判隔體用乖違以視朱子之學不猶莠之與苗鄭聲之與雅樂耶其論讀書有曰書者聖賢義理充塞於中而形於言詞以覺後世者也後之讀者當因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優柔鑿飲眞見書中所言皆吾心固有之理非從外索者久之此心栽培深遠擴充光明遂覺吾之心與聖賢之心默相契合渾然無復古今之間如此方爲實得不然考索文義講求訓詁乃誇多鬪靡之習宜爲彼之講本心者所嗤也至論讀書次第曰讀書之序先小學以立爲人之基次近思錄以識性命梗概學問實功於是進以大學語孟中庸章句集註或問然後以次讀禮記詩書易春秋句句字字誦之味之凡先儒發明處看得通透融釋使四書五經之精蘊洞然於方寸由是而讀史可知古今治亂安危之故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因以應事可知義利公私之辨成敗得失之由如持權衡以度輕重長短不爽銖黍矣先生雖不見用于世而用世之具無不殫悉嘗以爲朱子之學有本有末必本末交盡方合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故朱子文集語類所載內任外任經世大業一一推求他如

陸宣公傳一百二十九

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溫公李忠定張宣公黃文肅眞文忠集實德實事接續探討覺其措置有揆諸三代之遺意通之當今而咸宜者顧蘊蓄于中無所施設而條目森森略見于友朋問答閒眞可坐而言起而行也先生道益高養益邃方玩其所樂於猷猷中杜門韜晦不冀人知而令聞遠著賢公卿大夫往往慕仰之雍正六年秋吾邑艾堂劉公師恕總督直隸時奉

世宗憲皇帝詔舉所知一人擬首薦先生將繕疏以進先具書幣遣其弟造先生之廬請馬先生卽日反其幣作答書懇辭乃免是時江南監司及郡守聞先生名知不可強致嘗于邑令學博進見時屬轉達景慕之意邑令有造門請謁者先生以諸生不敢抗禮辭再三至然後見之先生平居坐臥聽事東一小室四壁書盈架中僅容膝每日未明卽起肅容端坐辨色時展卷誦事至斯應應已復故日辰無事閉關靜坐既暮挑燈伏案從容諷咏率至夜分陶然就寢雖祁寒盛暑未嘗一日之閒也先生事親盡孝太夫人李宜人早卒奉事晉州公日久晉州公居官力爲善政署以內事委先生主之別弊除奸凡幕賓臧獲莫不嚴憚及晉州公致仕歸先生隨伯兄承蒼朝夕無違色晉州公捐館時先

生五十有四哀毀骨立未葬前不脫衰絰既葬祇奉几筵殷奠時享號慕三年不衰家祠祭祀一遵朱子家禮酌獻拜跪雖老病不少怠每逢先人忌辰變服茹素哀痛如初喪焉持躬莊敬齋肅私居燕處與大庭廣眾無所異克已寡欲於世味芬華澹然一無所嗜居常清苦簡默布衣蔬食終日處之泊如也事有宜躬親者不辭瑣細雖匆促繁雜之中精神閒泰綽然有餘裕待家人品節均壹而無恤之恩纏綿無已守量入爲出之規豐凶有所制臨財慎取予稍涉非義不敢以自處亦不敢以處人親賢樂善殷勤如就芝蘭嫉惡甚嚴雖一飯未嘗假借處鄉黨嫺感無論親疏厚薄各稱其宜而一歸於誠信或振匱恤乏饋遺稠疊未嘗爲人道說有以事來謀者從容商推必竭慮傾懷無不盡其謀身居草萊志在天下四方傳聞歲豐人阜不勝欣欣倘有水旱之災流離之苦輒憂形於色心胸恢擴每當天高氣爽風清月白之候咏吟自適渾渾乎不知內之爲內而外之爲外者先生自辛亥春有脾疾飲食減損骨象清癯日未明輒起溫習經書如初有勸先生宜少輟者先生曰吾之讀書適意怡情無勞于心猶飲食之不能離也持守之功益加強固謂其子曰聖賢工夫正于困苦時驗之若稍放倒便自墮落豈可不

碑傳一百二十九

上

懼至冬飲食更減寤寐益清每日三鼓寢五鼓即起天明後盥沐觀書竟日不怠壬子六月骨愈瘦神愈旺每日讀易日昃後坐小院納涼手持邵子擊壤集吟哦往復充然自得旬日外月色轉佳每夜玩樂不忍就寢時箴傳日日趨侍十三日夜講乾坤二卦十四日夜講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語意懇惻娓娓不懈十六日早起如平常讀易至益卦謂其子曰益象言遷善改過此工夫無時可已直到會子易簣亦祇是此念到此時猶是會子爲學進益處也晨會後散步庭中俄頃吐作遂不粒會而病革矣十七日清晨箴傳至榻前先生曰死生一致因吟邵子詩云任經生死心無異雖隔江湖路不迷生固在天地閒死亦在天地閒無有兩般又曰吾之學遠不逮古人然朱子一脈微有窺焉所遺文稿吾生平心力在此汝與吾子收拾存之是所望也十八日早喬公省齋謹同其弟德園潔來視先生曰相別不遠年來所商亦詳且盡但願努力經書培養一心令此理親切端的實有諸己方不辜負此生耳某此時病甚苦想古人如文忠烈楊忠愍在獄中受苦百倍而心不少亂吾輩安常處順偶遇病困便不能耐豈不悲對古人乎死生平常事時至則行無所戀也因吟詩數首則咏數過門人戚友更進疊至先生一一

酬答皆諄諄以讀書力學爲屬語不及他十九日質明先生手自診脈命家人速備喪具強起端坐屬其子以守身力學且曰居喪之禮以哀戚爲主又必整齊嚴肅不獨浮屠異教理不可用卽鼓吹酒饌一切喧雜煩鬧之事俱宜屏絕親朋相愛者只自撰詩文備酒果告我靈前而已少頃語箴傳曰吾此刻心無他念只炯炯者還之造化耳朱子論會子易贊云空洞中惟餘此念信不我欺未幾氣漸微復就枕耳素重聽至此忽聰家人哭泣聲細甚且隔房舍先生聞之已不能言猶強曰須全歸毫無遺憾先生頷之家君與家叔父甫出生恬然逝矣距生于康熙丙午三月十日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三月甲申葬于城北松原莊之兆先生配李孀人六合少司寇諱敬孫女增廣生恩廕七品京職諱之實女孀人勤儉和淑善持家政閨門之內統紀肅然子一人光進女一人適箴傳孫男允忱女一人俱幼先生于無極二五乾父坤母之原昭著方寸其視天地變化萬物發育與自己心胷總此生理彌塞充滿無少閒隙存主之功日以廣大而自視欲然覺道理無窮時時提撕時時玩習直至屬纊之朝此志不懈記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先生

碑傳一百二十九

真無愧焉所著有詩文語錄雜著若干卷平生誦讀經書有所得隨筆記之皆切于身心者若干卷曰學旨朱子文集大全潛心熟玩攷證朱子之學其早中年晚年所以屢造益深疑而悟悟而精進之故先後次第昭然可據遂輯朱子聖學考略一編積十年而始成如朱子誨人編三學辨先儒闡佛考陽明晚年定論辨凡若干卷皆窮理精微之蘊也其論治道謂養民必在守令養士必重儒官而總率之則在監司輯前代循良治蹟曰吏治集覽輯前代教學善政曰師表集覽輯大臣無緩之善道曰保釐集覽皆有以見先生之志焉先生既逝遠近之人無論識與不識莫不景仰先生之賢願讀先生遺文以想見其爲人箴傳侍先生二十餘年蒙先生之教育不爲不久知先生之言行不爲不詳大聖闕軼放失無以發揚其萬一爲罪愆大用是不揣譎陋輒舉先生學脈淵源之自井生平行誼論說之大略具條件如右敢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賜以碑銘傳記表章潛德他日汗青采錄或入于道學或入于儒林惟太史氏簡擇焉

謹案原編有治河策上下田賦總說由濟甯至汶河衛河記四首已見經世文編今不錄

王徵君先生心敬傳

劉清芝見文學

王徵君心敬字爾緝其先河南太康人元初有仕西安者因家高陵至元末避寇終南乃家於鄠數傳至中悅公忻值明季流寇之亂以護母三受賊刃孝行最著是爲心敬之父母李氏生子一卽心敬甫十歲而忻沒生理窘艱李撫遺孤午夜紡績心敬就鏗築讀誦雞鳴始罷年十八補博士弟子旋會饒文名噪甚科第可戾契至李顧弗樂也曰人生要當頂天立地功名過眼花汝苟能爲聖賢一流人吾卽死亦有顏見汝父地下言已淚落如注心敬感母教卽脫諸生籍不應學使者試徒步往從蓋屋李二曲先生容遊躬煮糜以食而受學焉自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氏之精言朱陸王謝之異同並經濟諸家書靡不潛心講貫究極根底如是者十年功力既專造詣益邃其初遊二曲也卽知此心出入存亡之機時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於凡前儒言主敬存誠反觀內照之方及二氏止觀胎息之術無不歷試靜坐凝神若癡若迷久之豁然有會乃知吾性本來無欲之體動爲重靜而喜怒哀樂未發時何處有欲人能握其機以還本性其又何動之非靜耶故知性爲人心道心危微之介卽人品事功純王雜霸之關高言之非有識仁明善之功盡性至命之學未易符合近取之一返照卽是矣其序二曲集云聖學至有明門戶弊興重冥悟或以力行爲徇跡講實踐或以真知爲溺空東林調停其閒而於姚江沒其探本窮源之功亦非公是二曲先生獨契聖真一洗前此門戶拘方之陋而以兼採眾長爲歸謂真知實行本體功夫不可偏廢博文約禮天德王道一以貫之濂洛關閩河會姚涇不相悖而反相爲用聖學自是始會歸於孔孟矣此其平生授受於師門者亦其學術之大指也自是聲聞茂著四方學士爭識其面名入巨公每數千里走書幣欲延致之海甯陳實齋公說撫黔道過襄乞先大夫札邀至黔主陽明龍岡書院儀封張孝先公伯行撫閩邀主紫陽書院皆以母老辭未幾實齋公移撫湖北將修江漢書院復敦迓之欲備輿輿並請太夫人觀楚中山水而徵君得隨侍爲久居之計太夫人曰古大臣好士何以加此寧可拒耶乃命允其聘至則中丞隆以賓師登堂講說器宇溫藹音吐洪暢諸生雲會辨難互起依方答酬皆先儒所未發人人厭服今所傳江漢講義是也談者謂中丞好善徵君忘勢而江漢書院一堂講授何減鹿洞鷺湖洵本朝百年以來盛事也孝先公移節撫災則太夫人已前沒富平令李

仲德承中丞命申前請徵君遂赴蘇蘇守陳迺於虎邱中丞首言學術之壞壞於陸王援儒入禪當擯棄之一歸紫陽徵君謂全體大用同條共貫原無偏頗稍執一卽書道伊川紫陽道問學之意重象山陽明尊德性之旨多高明沈潛不同故從入異途要其望道而歸視心爲主則一也又論高忠憲心無一事謂敬之說中丞謂有戾主一無適之旨徵君謂只此本無一物之心時時提之令醒卽謂之敬主一無適乃形容其功夫耳持論迄未合終不肯依違其篤於自信又如此徵君志趨高適少慕王文中之爲人讀其書至行道以周公爲期明道以孟子爲期慨然動懷謂吾儒立身矢志必當如此也雖泥跡閉關窮探聖徵湖督額公倫特以山林隱逸薦相國朱公軾以纂修明史薦有召下徵矣皆辭不起然於斯世斯民則耿耿於心不能忘每聞朝廷用一賢施一善令輒鼓舞懼忤爲國家慶長子功季勅以薦引見兩蒙

世宗憲皇帝垂問殷殷徵君感激涕零又以衰殘餘年不獲獻太平策於殿陛時時自愧憤其生平經世謀猷略見於交際書疏筆札間康熙己

巳庚午連歲旱減

碑傳一百二十九

十四

上命兩部堂分賑山陝徵君齋沐草救荒事宜十條上之當事廣甯金廷襄爲鄂令問政徵君陳綱疏目皆切實用廷襄授梓以當書紳曰忠告篇甘撫岳公拜問撫甘之宜海甯陳公世倌奉

命祭華嶽過其廬問陝西長運邊糧之事盧公詢奉

詔賑陝遭那光祿問賑荒急務相國宋公頤奉勅事至陝遣使商社谷水利事宜陝撫崔公紀數數札詢水利荒政湖督額公倫特署陝西將軍篆恢復拉藏遣使詢萬全之策凡國計民生以及邊疆武備事宜有詢輒答娓娓數千百言皆中肯要所謂坐而言起而卽可見之行者但未以身試耳子功任湖南勅任粵西徵君於臨沒之前五月手書訓子帖一帙及評漢循吏傳一卷寄兩子曰吾家世受

國恩兩先人俱邀

旌典吾以布衣荷蒙

兩朝徵召恭遇

覃恩獲封敕高深何以報願見等實心實政本勿欺以報効朝廷此吾平生未竟志也嗚呼其負經濟略惓惓不忘用世之意於此

益可見矣越明年乾隆戊午卒年八十有三徵君自遊二曲後益大肆力於四部書覃思研索多所悟入讀易有豐川易說十卷謂六十四卦皆象以君子三百八十四爻盡君子經歷順逆吉凶之象外君子而言易則易爲芻狗木偶舍易以言君子君子亦成籛條賦施蓋易之爲道遠取諸物近取諸身神明存乎其人默成存乎德行神明變化之書亦切近平實之理不可泥於象數亦不得泥於錯綜王輔嗣陟於元言不合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之旨紫陽兼言卜筮亦非所語於易道崇德廣業宗傳也讀詩有豐川詩說若干卷謂三百篇以毛詩爲長故於三雅三頌悉本京山解於二風則獨以己意參之讀尚書有尚書質疑謂若稽古帝堯一句乃夫子刪書斷自唐虞發端本辭以下四十八字乃夫子總括唐帝德業攜其綱要之語首明二帝三王之道法次述夫子刪書本旨次辨古今文之眞僞共計八卷讀禮記有禮記彙編其上編首列夫子論禮之言爲聖訓拾遺而以古本大學及中庸與凡曾子之言諸子之言並樂記附焉中編搜括記中所載禮之大體與細節今可行者爲諸儒紀要而以月令王制及記中所載嘉言善行附之下編爲紀錄雜聞乃一切違時乖宜者共成八卷讀春秋謂文仲子三傳作而

碑傳一百二十九

五

春秋散之論爲是今欲明經旨必依孟子發明春秋大義於是取本經原旨爲註曰原經共四卷其於本經盡削事實之故經文訛遺太甚之由與春秋比事屬詞之教言之鑿鑿至於四傳謂其附會穿鑿殊乖經旨大率其諸辨釋皆窮年涵濡而獨會於心者苟有未安卽儒先之說亦不肯苟同恐蹈葉茂叔假器爲用之戒也其豐川全集八十六卷二曲先生歷年紀略附湖督額公刻於江漢書院者又有關學彙編文獻攬要又彙原聖原學原人之說與備邊積貯其爲三編其雜著述未經編次尙盈篋笥開徵君豐頤廣額美鬚髯曷居獨處終日儼然無惰容及與人接則溫溫和懌學者翕然從之不憚百舍來受業隨入問答訓迪諄悉內外殫盡少而孤事稟於母母教嚴肅嘗以張陸陳鄭十世同居訓子孫以故服屬總麻尙合釜食徵君嘗語余吾家小大七十六口皆以耕而食紡而衣吾年已五十衣無寸帛又述其母夫人之言曰自吾年十四爲汝家婦操井臼躬蠶織服勤習儉乃有今日余是以不敢侈也而尤篤於分義外家李氏明季爲流寇屠戮長幼皆席斂已六十年矣徵君曰我外祖父母無子嗣獨產我母一人至今未獲棺殮吾母安乎乃具三棺殮外祖之從兄弟及姪歸葬李氏塋而以二棺殮外

祖父母移葬北郭曰吾得春秋墓祭以慰吾母也二曲先生之喪以義制服經紀其葬事然後反自是人乃知師弟子之誼云徵君年八十老矣神明尚不衰自箴有曰守身若處子護心如護鏡一念不敢自卽於偏一行不忍稍戾於正望道而趨慎守顏氏不違復孟子求放心之良方而終於對治其病則其所養可知矣以鄆爲豐水所出號豐川學者因稱豐川先生子三功常甯縣知縣勅潯州府知府政俱有聲勸太學生其次也以勅貴

誥封中憲大夫

史官曰乾隆己未冬殘余聞徵君喪爲位而哭與家華嶽作哀詩書幅方竟而二子功勅乃以奔喪過余舍徵君爲華嶽謨古今孝友傳序末自識乾隆三年三月三日數小字未十日而沒若預知斯文爲絕筆者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非耶徵君五過襄皆主余家以余先大夫與二曲先生爲昆弟交執子弟禮甚恭余因凡事徵君亦以弟畜余三十年前曾以志伊希顏愛日惜陰八字規我伊之自任爲蒼生也顏之四物檢身也曰愛曰惜恐玩時也其勛勉意良殷乃今巔毛種種蹉跎歲月愆尤叢集於世曾無裨補追憶昔語余用是愧公今歲庚申兩子

碑傳一百二十九

功勅以余爲若翁老友不遠千里致狀及碑來乞傳遂括其梗概揮老淚而爲之一以不忘吾友一以答諸郎勤懇孝思也

強君歎立墓誌銘

張秉直

人有邀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踴躍獨行之死弗渝足以維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固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于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子與子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卽有志聖賢之學以爲諧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眾廉隅弗立卽不能自固其藩籬于是規行矩步固飢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爲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爲師親爲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子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願意度卑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于是友朋不知者皆以予之苟同爲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于鄉黨且至于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述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卽入小學教之以灑掃之節進退應對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爲宜而其目而睹之者亦無不以爲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旣廢

相向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于今日此子于健齋臺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爲之三歎也健齋強氏諱猷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遊一時聞風興起者頗眾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君月三王君巨菴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爲友邵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誌健齋延其家卽拜爲師後又從二曲高弟豐川王先生遊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菴皆力剗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爲友或延爲子師卽以予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健齋卽待以成人之禮非眞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躡躡如是

不厭哉健齋旣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嘖笑自不敢苟隨于俗又得豐川

門下指授謂學莫先于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

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于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旣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于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僞學目之夫世號爲學士大夫言非而辨行僻而堅父

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

至擯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

自宋雜聞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先儒之書頗

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中之學有明最甚

本朝朝邑復齋王先生實宗朱子而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

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停朱陸之說爲多其徒散見于四方而其高弟

能傳其學者爲豐川徵君豐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爲弟子且後卒

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毅然自樹一幟

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疾呼以自鳴于世蓋自是而

關學之傳遂絕矣學者日讀聖賢之書啣喁佔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

心制行則曰吾弗敢學聖吾姑爲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

卒于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十里外茶

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睹衰憊恐不能復奉教言仰視健齋貧困疋贏

恐亦不能久于世也而今竟驗矣健齋沒予衰不能弔真故不俟其子

之求爲銘文以遺之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

表俗俾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爲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之多忤嗟吾健齋何慕于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躓道喪千載賴一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爲文庶慰幽帶

童先生能靈墓誌銘

雷鏞

吾聞自有宋諸大儒後代有傳人明中葉如陳剩夫蔡虛齋確守朱子以津梁後學近吾汀之連城有張警菴童寒泉兩先生警菴余未得見寒泉余託交二十餘載乙丑在京師聞其訃爲斯道痛失人憶甲辰余至郡城寒泉一見如舊交讀其理學疑問一書皆從苦心力索得之厥後伍君文運示以朱子爲學放益知寒泉之學得所指歸矣寒泉更寄示周易刺義樂律古義河洛太極辨微諸書其精神與古經傳相憑依如入洞壑所造日深以邃甲寅余自漳浦返過連城訪之孤館寒燈商訂舊學時北壁破風氣栗烈以草薦障之因歎寒泉貧中有樂趣如此先是當事薦博學鴻辭累擢優行者皆以母老辭母年躋九旬兄弟白髮同居怡怡然居喪以禮化及鄉人甲子冬學使者又欲以優行貢成均仍不起觀察雅公聘主漳州芝山書院寒泉特爲一往閱七月以微疾

碑傳一百二十九

大

端坐瞑目而逝門弟子環聚而哭之卒之前多與學博鄒君紹周共飯手出一書皆身後事云時乾隆十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年六十有三爲諸生者四十一年年近五十不應舉其學本於其父留村公自著家學述云嘗再遊武夷歸築室於邑冠豸山貽余書備言山居之勝余方冀再相過從益聞所未聞今竟不可得矣卒後一年與警菴先生同祀鄉賢先生姓童諱能靈字龍儔晚號寒泉先娶余氏繼娶江氏無子以兄子祖創嗣兄命也祖創卜葬地於某里之原具狀介伍君文運來請銘

銘曰

含經味道泉石徜徉遺教在人沒世有光

張先生朝晉事狀

錢泰吉

學使新城侍郎陳公承先世正學之傳所至以表章淳儒爲首務初蒞吾浙卽訪求海昌祝人齋先生遺書旣得其詩文授之梓人齋有哭張北湖文學使讀而慕之欲考其言行爲之立傳泰吉乃從管生庭芳所得北湖之子京顏所次年譜參以州志儒林傳謹撰事狀以獻

北湖名朝晉字莘皋晚自號北湖學者稱北湖先生先世系出唐陸宣公明初有字均輔者自嘉善縣贅於橫山張氏承其姓祖德孺遷海昌

之硤石鎮遂占籍焉六歲謁祖姑徐賜以新衣御不服父默菴喜曰此子立志不凡十二歲補弟子員十三歲居父喪讀儀禮經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參考異同造次必依于禮三十八歲居母朱碩人喪勺飲不入口從母諭之曰若不勝喪獨不爲先人大事計乎乃強起會粥以治喪迨營葬事歐血數升仆于地良久藥之而甦服除遂不就試曰向者冀老母得祿養爾今博科名何爲者於戲此北湖終事父母樂志肥遯之大略也海昌有老儒范鯤蜀山者早歲棄科名潛究洛閩之學得桐鄉張楊園遺稿讀之曰紫陽後一人矣因編次其集行世北湖少從蜀山游卽手鈔楊園全集讀之謂言行見聞錄乃古聖賢畜德之功子朱子序小學而以嘉言善行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學者觀此編其于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持循用力之方矣乃刊板藏于永思樓永思樓者北湖奉先世神主之所四時之祭必先期齋宿忌日則素服致哀凡祭器及儒先手跡經史諸書皆藏焉暮年不戒於火急登樓從烈焰中抱神主以出言行見聞錄板及自著省克錄聞喪雜錄六有齋劄記讀書記疑讀史記疑手稿多燬惟所輯楊園未刻稿存北湖旣服膺楊園之書由楊園而推之當湖知其同源而合流晚年猶

神傳一百二十九

十九

手寫衛濱日鈔以教學者曰知之非艱躬行爲急君等事以清獻公爲法方有據依也自題臥榻右柱曰臨牀伏枕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左柱曰夜半眠中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友人褚惠公見之曰此山陰慎獨之功也不愧衾影莘臯有焉又言治病之法當理其心動靜以敬心火自定治怒之法克己爲先否則凝冰焦火未易消釋其答友人書曰朱子爲學之方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不以敬無以識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主一無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終日儼然討論典訓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就而爲學之功成矣立家塾以課族子弟朔望必令倍誦小學近思錄合格者勞以紙筆嘗曰孝經小學自幼至長當日夕誦誦今人往往忽視小學缺此一工夫先儒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此言豈欺哉清獻公教人讀書必以小學爲根本其遵行之毋怠於戲此北湖參匯桐鄉當湖以會歸于考亭之大略也楊園嘗仿德清唐灝如葬親社約遠近多遵行之北湖于三十年中三舉葬會貧士得葬者九十餘家

有佃客將貸金飯僧火其親北湖切責之開陳懇側佃客感泣因示儉
葬法與金以成事寺僧聞北湖言亦悟火葬之非乃教以窆生骨法用
漆肆中舊漆桶貯骸骨以漆封蓋實築灰沙後頗有踵行之者創望墓
祭田以祀始祖及二世墓地之失考者立仁孝園以收族之貧不得葬
者其措置規條大約本之楊園楊園後人五棺未葬乃約同人印行蜀
山所刊全集得數十金屬姚希顏董其役又製棺以贈楊園側室陸氏
楊園嗣孫文相貧不能娶贖金以助家孫媳姚節婦卒率錢耐葬楊園
墓側於戲北湖之於楊園未嘗親受業其門也既志其學而師法之又
周恤之如此非特可以式薄俗也亦足見正學感人之深而以儒林
宗派而論北湖之于楊園不啻其適嗣矣且夫楊園當明季異學充塞
之時確守朱子之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器不離之
實與淩淪安沈石長我家商隱先生切劘究習于荒邨僻壤中毅然以
繼往開來爲己任然未嘗號召生徒通聲氣於四方也苟聞而興起者
無蜀山與北湖之深嗜篤好以廣其傳則雖任道力行如人齋者何自
而得私淑耶蓋人齋之生後於北湖已三十年其去楊園稍遠矣卒能
蒐輯遺書闢發義蘊者北湖啟之也北湖卒於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九

日壽八十三

滕先生綱墓誌銘

法坤宏

青州古營邱之域有隱君子曰滕先生言爲世範行爲世表雖匹夫孺
子皆能名滕先生之爲人也先生家居以教授生徒爲業同里庶常閻
公名德先達繼世接文武學科名冠東國先生少遊庶常之門盡傳其
家學以故閻氏子弟之秀今侍御君循琦孝廉君循厚循霖循觀皆受
學於先生四方來學者經先生指畫爲文章靡不掇巍科擅名譽於當
時而先生遺榮樂退中年絕意仕進杜門窮經以歲貢生終老乾隆戊
寅正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門人閻循觀訃遠近諸生韓夢周
等十餘人會哭於庭私議曰古者位必稱德故榮名懿號惟施於君公
卿大夫而不及下士自中世以降門生義故得申清議以私其所事則
士商易名賢者有故事矣先生敦善行不怠樂誨不倦德修於己而信
於眾逃名兩名隨我不上人兩人皆下之可不謂安乎性狷介嚴於義
利之辨家貧傭益困生徒乏者必御其傭傭可不謂節乎宜諡曰安節
將葬循觀撰先生遺行來請曰先生不見知於世而嘗稱迂齋法子之
文引爲知己請銘其墓以卒先生志余案行狀先生性至孝母疾往返

一日夜行五百里求得異藥以愈親服弟三人之喪踰晷猶有憾容生
平口無擇言身無惰行對家人必矜嚴竟日凡先生所俛焉孜孜惟日
不逮大抵皆庸德庸言不斬人之知之至於道德之華彪炳於身而有
耀於其徒世之人宜無不知者三子而外又未必能盡知之余讀後
漢書黃叔度晦迹里巷初無所表見自林宗一言推許書之國史傳之
天下後世迄於今無異稱然則知德者未必終鮮吾惡可無言以發之
也先生諱綱青州昌樂人以某年月日葬營邱故城東南三里之原銘

嗚呼古隱君子建三膝先生之墓迂齋銘之永久無斁

婺源縣學生汪先生絳墓表

朱筠

婺源爲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來鉅師魁儒繩繩相續流風未湮
於今見者實惟段莘汪先生江灣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師早聞江先生
名比奉

命視學來江南試徽州徵其書盡讀之而善會有求書之

詔卽具以聞旋檄府建主祀紫陽書院風示學官弟子俾之嚮學既
癸巳八月再試徽士婺源學廩膳生余元遜抱持其師汪先生之遺書

元遜傳一百二十九

五

十餘快來獻且言曰元遜之師絳樂貧守道著述過身其書可傳其行
可享歿嗣斬焉善人將懼元遜敢奔告待命于下執事余發書卒讀其
書與江先生埒且聞諸府人汪先生之行視江先生無不及也于時博
議徧舉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爲之主位十有六誦以八月
二十日迎主書院補祀諸儒之次是日筠躬蒞將事諸生畢來又進諸
生分錄其遺書行上書局顯厥隱德府之士僉曰宜哉元遜復言曰先
生之鬼其不餒顧敝家無子孫祀者先生其卒餒謹具書事實列上請
刻石表諸墓道尙識來者筠曰然乃文以表之而召諸生之工隸書者
歛閱道隆書文上石按先生諱烜其爲諸生之名曰絳字燦人小字重
生號雙池婺源之北鄉段莘里人四世祖應蛟故明戶部尙書諱清簡
曾祖元會祖斯涵父士極母之不歸母賢且知書先生初生能言母江
卽口授四子書五經八歲悉成誦自是讀書稟母之教未嘗從師比弱
冠母病臥累年先生日夜侍疾家益貧十日未嘗遇一飽母歿斂畢聞
父淹滯江甯先生走爲父泣勸之歸父曰昔人曰家徒四壁吾壘亦屬
人若持吾安歸乎叱之去戒主者毋與若會乃泣而歸比歸益無以自
活乃之江西江西浮梁之景德鎮設官置窰所在百工會焉先生晝碗

備其閒然稱母喪不御酒肉羣備以爲笑時時作苦吟以寫其哀則交
侮罵之先生去之樂平館石氏逾年亦去當是時先生飄泊上饒萬年
永豐之間蹤跡無所定止輒自廣信緣嶺度仙霞關之閩中持一襍被
鶉衣蓬蘽而行行嶺灘中十餘里或二十里逆旅主人不內則頓宿野
廟中乞食以往過楓嶺有陳總兵者聞而異之延爲子師執禮甚恭先
生課詩讀書教之禮射卒伍爭請爲弟子後因藝得官以去者有之陳
總兵去楓嶺先生授學浦浦城爲福建江西浙江之會三省之士薰德
慕化從者日進先生聞父卒于江甯卽日奔喪一慟幾殆迎精而歸與
母合葬先生自二十以後著書十餘萬言旁覽百氏九流之書三十後
盡燒之資敏強記過目在心自是凡有述作息神莊坐振筆直書博極
兩漢六代諸儒疏義元元本本而一以宋五子之學爲歸六經皆有成
書下逮樂律天文地理輿法術數無所不究暢卓然傳于後所著尚書
詮義十二卷詩經詮義十五卷四書詮義十五卷春秋集傳十六卷禮
記章句十卷或問四卷參讀禮志疑二卷孝經章句一卷樂經律呂通
解五卷樂經或問三卷讀陰符經一卷讀參同契一卷讀近思錄一卷
讀讀書錄先儒晤語二卷琴譜一卷皆鈞及見者又有易經詮義十五

碑傳一百二十九

三

卷山海經九卷理學逢源十二卷詩韻析六卷物詮八卷策略四卷讀
困知記一卷讀問學錄一卷醫林輯略探源九卷成筴談兵壬數論若
千卷大風集六卷文集六卷詩六卷先生卒顧書而歎曰著書如此而
不傳乎元遜謹收錄而藏之于家至是來獻嗚乎先生非元遜則書亦
不傳也先生生平不爲應試學然嘗以制義教弟子年五十餘諸兄弟
強之試受知于故禮部侍郎筠座師滿洲嵩壽公持其卷曰是當焚香
煎茶讀之自是文詞稍稍稱于人然竟死無知其學者先生見客莊坐
無俗語有所質必更端盡其意遊藝之餘畫山水松竹尤工熟精篆書
及于摹印開自刻一印其文曰天下多名人曰士人輒語人貧人縱憐
我我可受邪疔疫作嚙語侍疾者聽之皆說經也飲酒累數十杯不醉
接人以和逮臧獲惟恐傷之初先生聘于江客閩久不相聞之江兄嫂
欲敬議江聞以死誓乃不敢言比歸先生先生年三十二江年二十八
矣先生每自外歸呼江曰某娘謹答曰先生歸矣江生女嫁余而死有
遺女撫於江與之臥起他日先生宿客於書館而入居內幼女賦曰豈
有男子與婦人同牀者乎鄰人傳以爲話江嘗語諸弟子曰吾歸汝師
三十年未嘗見一怒言一怒色然後知先生之居室果克敬以和也先

生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卒距生於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年六十有八子思謙縣學增生讀書能文章應省試歸後先生歿三日毀卒一孫先三月殤思謙妻詹割肱肉以療舅不起思謙又卒歎曰天道如此邪其臘竟自經以殉元遜乃與同門詹大山先生從孫文藻壻余熊照謀卜葬先生於里中陽邊山麓而子婦附其旁云系之以銘曰

先生嘗試于鄉作詩言其傷貧也吾分吾身無得喪開升高俯屋曰屋多人少孰自直自匡信乎以仁任己而古之人頡頏厥子死而示夢言來臥虎山歸打麥城厥言其荒唐毋乃其生其死如蘇氏所詳胡父子孫忽然而五世斬以殃天乎鬼之餒兮善人不長配會文公兮春秋祀嘗我躬事兮先生享是訓是誨兮經之光刻石表墓道兮此邦之士斐然其不忘

鄧先生元昌傳

彭紹升

鄧慕濂名元昌江西贛人也爲諸生有文名年二十五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往竟不自知何哉遂屏棄制舉業朔望陳五經及宋儒書拜之每晨起跪讀通書太極圖說西銘三四徧乃起靜坐零都宋昌圖以通家子謁之慕濂喜曰吾

碑傳一百二十九

三

小友也館昌圖于家晨夕論學爲日程言動必記之互相攷一日昌圖

讀朱子或問首章慕濂過廊廡下聞之泣而拜慟不能起其子見之趨翼馬慕濂過與昌圖相持而啼謂昌圖曰子年未二十負志趨願子勉卒之無蹈吾所悔示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慕濂有長兒馨而頑大小爭必稟而後行後母性瑣刻每怒慕濂慕濂必長跪請罪必得解乃已後母弟早夭弟婦有子請于慕濂曰感伯之德願留守待兒之有立也慕濂泣拜之自是遂不入處室挾其子與弟之子寢于堂課督之慕濂有田在城南秋孰視穫挾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拾秉穗者累累慕濂招之曰來女無然近吾吾教女讀書能背誦書者吾自量穀與女羣見爭昵趨之慕濂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旣以俚語譬曉之羣兒咸踊躍稱善旣卒獲羣兒噪曰獲卒先生且歸奈何有泣者自是秋穫羣兒則就學焉以爲常故城南人無少長智愚皆曰我鄧先生城南人見有衣冠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渴則進飲飢則進食市井間見慕濂必肅立端拱俟其過乃敢列坐云乾隆三十年卒年六十餘

又鄧先生墓表

釋有論

先生諱元昌氏曰鄧字慕濂不知其先何族之別也祖父居贛州府城

爲贛人云先生弱冠負志氣思呂文章自名爲制藝有師法諸老先生咸遜避呂爲能季十七尋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下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呂觀理飭言動嚴視聽呂劇習博攻圖籍約之程朱之遺書呂崇其知端本亏閭門敦行孝弟勤睦嫻任恤之行呂求仁確然沛然不沮亏俗不疑亏心愴怕蘇平呂此自終嗚呼若先生豈非振古豪傑之士與贛在萬山中文明所被者微矣宋周濂溪先生過化贛南未聞從遊之士有贛人焉明陽明王先生講學軍門而零始有何黃袁管四先生出至蒼愚李先生乃粹然一呂朱子爲宗其後易堂九子呂氣節文章聲海內而中叔彭先生聲藝至落穆守學明禮與程山謝先生相響答近百季來高風寥邈矣而先生獨奮發于陳編蠹簡之中成之呂勇邁不回之氣佐之呂堅苦廉毅之操內外完樸挺爲偉人嗚呼李彭諸先生如可伯也能無慨然委吾道之有人哉初零都宋昌圖呂通家子謁先生先生器之館之亏家听夕論學爲日程疏記言動相校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先生適過窗外駐聽聽之不覺泪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爲朱子學人偷息天地也蓋先生爲學誠

碑傳一百二十九

卷四

切日見其不足且又呂爲身欲至之亦願人之同至之也身卽未能至之而尤願人之先至之而已得步其後也故其友教人也孳無智愚賢百幼毫苟近之隔之卽惟恐不力有田在城南先生嘗曰秋孰視穫挾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見貧人子累累拾棄穗甚眾先生招之曰來女無然吾教女讀書吾自量穀與女歸羣兒謹爭昵就先生先生始則使識字旣使諷章句旣成呂徑語曉譬之卒穫羣兒噪呂爲先生且歸也夫先生與人之量則宏矣而未嘗雜呂意氣羣羣爲善而未嘗有干慕名譽之私自甘樸學而恥空文呂街世益庶幾乎知至至之者與先生呂乾隆三十季閏二月四日卒昌圖呂有高夙嘗被先生之教呂墓道之文屬有高聞命竦懼不知所呂爲辭屏氣定息思先生爲學大指粗有明亏心者謹詮次之呂表亏阡後之君子將必有與感亏斯文者乎姜先生國霖言行記開節觀

姜雲一先生名國霖濰縣孫家莊人家貧父遊京師疾病先生往省至則已卒無錢市棺以儆衣一稱裹其尸身負之還族黨哀之爲贖貲以葬是行也往返二千里攜錢三百常乞食於道見者泣下母性戇多怒怒則致疾先生百計解之一日怒甚先生跪膝前作小兒嬉戲狀強母

掌其面母笑而罷自是不復怒先生時年五十云師事昌樂周生士宏士宏有高致嘗與先生至莒樂其山川而家焉死葬其地先生築室於側年饑率二日一得倉居常衣冠甚肅言語甚謹誠於祭祀遇人必忠敬予嘗過其書廬見題座右云此心不可有呼吸之放予問先生喜讀何書曰只論語終身味之不盡嘗自述生平爲學得力四十始能以貧富擾其念五十始能以死生動其心先生於子爲妻族諸子子稱之必曰先生云

任先生瑗墓表

韓夢周

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菴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科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旣而歎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情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學之要其爲學格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以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人之言則知心矣我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州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

碑傳一百二十九

五

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奮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頽俗返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概大道滅裂聖言強以就已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益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辨窮其所極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衛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旣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

今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

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覯吾其可一試於是應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興

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官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贈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斌附監生朴棟模附學生楷早卒城女四人廩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顧其壻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遭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輿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辨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

傳傳一百二十九

三

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吟漫錄四卷拊岳集二卷和陶一卷大有軒詩漫鈔二卷噬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棟以狀來請銘旣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棟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蕃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焉乾隆乙未季夏濰縣韓夢周拜手表

鄉貢進士候選知縣涂先生瑞墓誌銘

魯仕

自宋紹興中析南城之東南五鄉置新城縣而先是李泰伯先生實爲縣境內人閱三百餘年當明嘉隆之世徵君鄧潛谷先生出焉其學精究於天人之奧而博觀夫歷代王路之隆污著爲函史五經釋諸書證同辨異旁推交通聿歸一致其一時之學者若何工部屋馮太僕渠先後繼起莫不各本心得而實措諸行事故新城之士其能有志於學而不靡於俗者類皆闇然爲己不事表襮蓋泰伯潛谷二先生之風尙使然也

國初涂宜振先生以前明冢宰貴公子篤志於學其後人傳其遺風有

大學海門先生學琪者遇廣昌黃崧甫先生與語悅焉因館崧甫於家而俾其子弟從之遊訥菴先生海門之從弟崧甫之高第弟子也諱瑞字榮詔訥菴其號當先生師事崧甫時年方童稚耳其族兄南池先生登故嘗受業於海門而與崧甫友善先生每與聞講論輒心識焉自崧甫成進士官部曹以至出爲郡守十餘年中先生閉戶獨學於家惟數從南池先生考證所得而與陳凝齋先生道相勵其行甚勤凝齋先生亦崧甫弟子也先生性坦易與物無忤居家無所矜飾其一門羣從子弟甚眾先生皆身教之宗族親戚遇疑事競來質難其有忿爭者得先生一言而平讀書博觀約取好稽考成迹以爲師法爲文章未嘗求工而眞意所貫光明洞達讀者皆以爲有用之文也所著有東里文集經疑編經濟編史論編理學編皆藏於家先生生於康熙四十八年二月戊辰卒於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丁卯得年六十有六舉乾隆十二年鄉試揀選知縣娶楊氏妾某氏子男子二年皆甫九歲某嘗從遊於南池凝齋二先生而辱先生以爲忘年友先生之卒也某視含殮焉南池先生復命某爲志其墓因歷敘新城之學者系諸首竊以爲如先生者眞不愧鄉先輩之風也嗚呼今其亡矣銘曰

道既通志未窮手纂筆錄方緝厥功將欲託諸庸胡遽溘然以終後有學者想其遺風

婺源余生元邁墓誌銘朱筠

余視學安徽時嘗表婺源汪先生之墓且檄下徽州府具書先生木主配食紫陽書院而先生所著書實其弟子同縣余生元邁之所抱獻轉

四庫館中于時汪先生之潛德大彰然非余生則幾腐爛湮沒而不傳嗚呼余生之行篤矣越五六年余生竟死乾隆辛丑余生之子克和具列其父制行之詳遠來乞銘余歎曰生殆應銘法者邪按察狀余生諱元邁字秀書一字藥齋自宋進士希隱先生始居婺源之沱川爲縣人曾大父道生大父華並爲其縣學生父衍累世以篤行著生自六歲入塾已立志喜讀書家貧兼行樵汲年二十喪母詹哀毀中禮後父歿亦然二十六爲縣學生初見汪先生于從叔家再拜稱弟子學以朱子爲的而博覽載籍以大其聞見克己檢身蔚然爲儒者鄉之人士從者日進歲已卯汪先生卒其子鳴之繼病篤且死悉以先生草稿授先生于時決然走迎先生之妻奉養于家其歿也奉其柩與先生合葬向墓而

哭曰先生暨子死矣元邁尚未死天乎元邁必使先生之書不死以傳也暇日召弟子寫先生遺書歲節束脩所餘備他人日夜手寫累積久之十餘年而諸書寫本竟成會余科試畢進府士于院堂面命之生曰褻衣奉其師書上掩額髮弟子助之奉者數人蹲循置書使者案上曰謹以獻余故聞先生名至是始獲讀其書稱實且矍然爲生之至誠所感動爲讀一過悉錄上之作而歎曰昔者漢桓譚感揚雄太元終不顯曰吾恐後人取覆醬瓿宋歐陽修小時得舊本韓文于故簾篤好之已而竟使人人知有韓元先生集嗚呼生庶幾極譚之苦心而戛戛乎難于修之有力者哉雖孔鮒之抱保遺經志莫之奪也生平居言動以規矩其授弟子歲終會所入輒以分給親族之不足者不留一錢已而空乏泊如也弟子貧者不受所費金有同縣胡生元僕貧來學卻其贄益貧則衣且食且教之久之貧轉甚則出金以給其家毋分其志後胡生竟成學其教弟子必以行先坐不得倚立不得跛以謹制其容度閒與客坐語生足小跛童子侍側笑曰先生亦跛耶生肅然謂弟子曰童子箴我是若曹退思恐未必如我戒而面不戒我異乎童子邪客與弟子聽者咸肅然其遇物也以和以故鄉人皆樂其易也弟子能承其學者

傳傳一百二十一

同姓余鑑其所著有庸言若干卷詩文集若干卷生生于雍正甲辰冬十一月十五日卒于乾隆戊戌春三月廿六日年五十有五婺源縣學生初娶休甯汪氏繼娶同縣汪氏又繼娶歙縣汪氏子三人克和同縣汪生克應克聯歙汪生欵汪間有薄過生令歸其母家比生卒汪歸撫子而畢其志噫生之介而汪之能不損其介也如此銘曰

五服得師而親師乎重于倫離厥師而不反者幾人漢東顧及倫宋南羅李門水源之淵火薪之然生生學于師而死以師書傳吾之銘石不刊

吳先生元音傳子秉鈞復鈞

先生名元音字立安又字遜牧海鹽人父化龍前貢生先生早失恃事兄如父性嗜學足不出戶坐一齋曰求放研求先儒書剖析不遺餘力年二十補弟子員鄉薦九次不售人爲惋惜先生曰遇不遇命也業不可不成尤以攘斥異端尊崇聖學爲己任近師陸清獻遠紹子朱子辯異同別儒釋砭砭無間寒暑著四書宗朱明辨大全四十卷甯化雷公鉉督學浙江一見歎賞序而傳之先生境益困學益醇同里馬公維翰

繆公天章奉爲畏友皆成進士去先生卒以歲貢終身少從盛孝廉遠學詩後一意講實學不多作詩所著大全外有音學條辨天旋圖說延陵家訓吳氏祭款求放齋詩文集等書先生行誼悉法先儒遇親族盡恩義教人媿媿不倦門人有貧乏不給者輒周恤以爲常居喪不延僧道邑無書院育嬰堂與里人請于當事創建又捐修大成殿及學宮巡撫某任請行借佃法文五千餘言未及行而巡撫去丁祭率簡略請遵典禮加敬焉先生之子學非第知之亦克行之雖不能見用于世已得自效于一鄉彼夫名列朝版身膺民社無勵俗之行而有賸民之心者其能無愧于先生乎卒年八十有五子二長秉鈞字自成邑庠生弱冠著書成帙老師宿儒歎爲不如不屑科舉業嘗一入鄉闈房考得卷急薦已冠尙書房搜二三場不獲則以微疾歸家矣遂鍵關力學絕意進取著拙存等稿歲種秫釀酒數石招田父劇飲爲樂足不入城市學者稱爲貞隱先生

任先生思謙墓表

魯仕賢

國朝大儒當湖陸清獻公有再傳弟子任復生先生者江南吳江人也先生既歿其出繼子兆麟具先生事狀走書來江右求余爲表墓之文

與碑傳一百二十九

九

兆麟爲吾友彭君尺木弟子聞古人不以虛美誣其親之義其所撰事狀當可信謹綜其要而表之於墓上曰先生諱思謙字純仁父諱德成亦名儒也尺木曾爲志其墓云先生生而穎異甫入塾誦讀經書輒通貫大義讀周易及宋儒書尤多心悟旣得邵子皇極經世書愛之讀其外篇有省焚香默坐徹夜者三月恍然曰吾得之矣先天學主乎誠誠豈自外求耶旣而奉父命受業張漢瞻先生漢瞻先生清獻公高第弟子也一見先生器之曰師門一緒今得吾子斯道有屬矣授以松陽遺書曰此程朱正傳也先生自是益篤志儒先之學漢瞻先生沒衣麻帶經執心喪禮聞者善之甫冠補震澤諸生屢薦鄉闈不遇年四十餘卽不復應舉閉戶研經惟恐以近名爲累然德望日隆四方名士交相引重當道公卿聞其名亦加敬禮乾隆十四年

詔舉經學有欲以先生應者先生以待養力辭桂林陳文恭公撫吳時得其所著易要一書歎爲理精詞約與太極圖說定性書相表裏其他所著皆原本儒先考訂經義非苟作者旣餼滿貢入太學年八十四得微疾正襟危坐曰存順沒寧其理一也遂瞑目而逝子三人長廷璋季璈次卽兆麟出爲族父後者也能讀遺書先生之業將於是在江西

新城魯九皋述

蔣先生元傳

了子復
五兄上篇

君姓蔣氏名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幼業買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
悉發濂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于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
講明絕學爲己任業盡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
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入無開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
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鄒丈瑚造其居書聲漏斗室客至兩人
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決如克大敵無堅不
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爲講學家所難也生平篤信張楊
園先生謂程朱之學不被羣陰剝盡者賴此一陽之復陸清獻繼之顯
于世楊園人鮮知者乃取姚夏陳粹兩家所爲年譜合楊園文集海鹽
徐棖年譜附錄海甯錢馥年譜考正參訂成一編蓋姚失之簡陳失之
繁精心抉擇君能獨得其要領云所著古文載道編喪祭雜說廣人譜
救荒書補戰國策編年毛西河集約繆叢桂堂詩文集及楊園先生年
譜共若干卷卒年六十九貧幾無以斂鄒丈厚賻之且恤其孤訂所著
書將次第刊行是不愧爲古人交者

碑傳一百二十一

三

丁子曰君聞楊園清獻而興起者也使時有其人與之上下議論昌明
學術以大其傳可也何至委頓于叢雜荒穢之區遺書獨抱飢以當食
寒以當衣老死而聲名不出里巷是其不幸也然讀其所著書明正學
關異端整風俗厚民生粹然儒者之言使朱子之學中絕楊園清獻其
入不再見于世則已耳苟有繼起其所論著吾知必有取焉然則君之
幸不幸未可定也嗚呼君之幸斯道之幸也豈獨爲君幸也哉

